

WT 243/1203

甲寅雜誌存稿

通訊

論憲法會議 答李君英

承明問。頗非淺識所能答。茲姑就因陋所及知者。爲足下言之。費拉德費亞之議員。出於各州之州議會。而約法會議之議員。則爲大總統所特派。及各省都督所薦舉。其異一也。費拉德費亞之議員。不曰代表。而曰委員。代表者有完全表決之權。委員者終當以其所表決者。還質於人民。俟其批准。故費拉德費亞所草憲法。當付之各州人民。使之投票。而約法會議之所議決。與人民無關。其異二也。費拉德費亞會議。乃一獨立團體。不受外界干涉。華聖頓雖爲會長。而在會中。不過爲一份子。共同論辨。非有特別行政之力。以影響之。而約法會議。己身失其權能。事事須命於大總統。其異三也。費拉德費亞議員。乃代表各州利益而來。皆自覺其責任一絲不肯放過。而約法會議議員。殆無一人有責任心。以是前者討論最嚴。衝突最烈。迨宣布時。且有議員三分之一不

肯簽字而後者則不見討論不聞衝突一有提議率舉場一致以通過之易詞言之費拉德費亞之議員人人負其責任後來散會亞丹曼狄生哈密敦之流至日作一論揭諸新聞通告國人聲淚俱下以冀其草案之見採而約法會議之責任則悉推於外主持者之一人而此一人者亦深願荷其責於雙肩而特借諸會員以司其喉舌吾知草案既立會員中必且無能忠勇奮發如亞丹曼狄生哈密敦其人演說而流涕草論而設誓以主張其說惟恐或不通過者也豈惟不能抑又不欲豈惟不欲抑又以為可醜此非人之度量相越實由當時情勢迫之使然其異四也茲四異者或即足下之所欲知者乎餘有多端暫不備列。

記者足下讀上海時報見諸君有新誌之作雖獨立周報而以健全穩練之論指導社會甚盛甚盛自大記者主持民立報以來僕即見其對於通信一門頗為注意意在步武歐美諸大周刊日刊諸報以範成輿論之心然國人研究討論之心不甚發達雖亦有應者而究屬寂寥是誠可惜僕當獨立周報時代亦曾妄以管見填其餘白今幸大誌廣續前志鏗而不舍論風之開僕將以是卜之而僕所有懷疑亦有時會相與剖晰此誠私心狂喜者也曩者憲法之爭一方主持由國會制定一方主持別創憲法會議為之為後說者引美國費拉

德費亞會議以堅其壁。論議囂然。百四五月。至國會自草憲法之時。其焰稍息。洎國會解散。憲法草案取消。所謂費拉德費亞之前例。又見於各都督之通電。南北諸新聞之論欄。此與前番有異者。則惟見一方之主張。而不聞相當之抗辯。卒之今之約法會議。竟尸其名。以起大約國中論者。無不曰。此卽美州之憲法會議也。而爲之會員者。又莫不自命爲華聖。頌哈密敦也。僕請略政治事情而不言。凡此會之原因結果。俱暫置之腦後。惟茲會者。提與費拉德費亞會議。兩兩相較。究竟差異。何似。僕亟欲知之。卽凡欲探政治學之門徑者。皆莫不欲知之。僕稔大記者。研求有素。又美州憲法會議之名。亦曾屢見於獨立周報中。其亦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否乎。李羨白。

論邏輯

答吳君宗毅

學問甚善。吾人審慎譯文。與觀察原文。立點不同。著眼自異。愚謂邏輯二字之不濫者。乃在吾文爲不濫。至在原文爲濫與否。本非製語時意念所及。且卽追及原文。而亦不得言濫。蓋論此題。有最須留意者。則學爲一事。名爲一事。倍根斥雅里斯多德之邏輯。爲無裨於人知。乃斥其學。非斥其名。名者非雅里斯多德之所能獨擅。而彼亦決無意獨擅之。則不用其學。而用其名。亦既名同而學異矣。於是其名者。率不過取爲代表斯學之符。深造者。各爲定義。隸之於下。初不必問其名之含義。何似是故邏輯一名。

能。沿。用。二。千。年。於。歐。洲。諸。邦。迄。未。之。改。實。以。其。爲。希。臘。死。語。字。體。不。見。於。諸。邦。之。文。最。適。於。標。作。符。號。之。用。也。邏。輯。本。訓。思。想。倫。歐。人。舍。邏。輯。不。用。而。譯。稱。思。想。之。學。則。歐。洲。學。者。決。不。同。意。勢。且。邦。各。一。稱。家。各。一。號。紛。紛。藉。藉。以。迄。於。今。此。僕。敢。斷。言。者。也。由。斯。以。談。胡。君。謂。邏。輯。在。歐。文。爲。浮。泛。愚。實。未。見。其。然。若。謂。科。學。之。名。悉。結。以。邏。支。而。邏。支。卽。爲。邏。輯。之。語。尾。音。變。是。謂。浮。泛。由。僕。觀。之。又。適。得。其。反。蓋。邏。輯。者。諸。學。之。學。也。號。稱。科。學。皆。莫。不。以。邏。輯。爲。之。體。以。是。科。所。及。者。爲。之。用。故。動。物。學。謂。之。鑿。爾。邏。輯。鑿。物。學。謂。之。齊。耀。邏。輯。此。正。確。切。之。謂。而。議。其。浮。泛。乎。果。爾。則。吾。議。立。斯。學。之。名。最。宜。倣。法。歐。人。沿。用。希。臘。已。成。之。語。而。不。必。在。吾。文。覓。字。以。求。合。人。苟。忠。於。斯。學。必。不。以。愚。言。爲。非。也。治。外。法。權。治。字。含。有。土。地。之。義。如。吾。省。治。之。治。歐。人。言。法。凡。法。之。統。治。斯。土。人。民。者。謂。之。土。地。法。於。此。有。人。居。於。斯。土。而。又。不。受。斯。土。之。法。是。此。人。享。有。土。地。以。外。之。法。權。治。外。法。權。此。之。謂。也。吾。若。謂。凡。歐。美。人。居。中。國。者。皆。享。有。此。種。法。權。此。特。曰。中。國。法。律。不。能。治。之。而。已。初。無。與。於。領。事。裁。判。之。事。也。必。待。與。中。國。人。言。說。事。件。發。生。中。國。人。無。法。控。之。本。國。法。廷。而。因。控。之。於。該。管。領。事。該。管。領。事。以。該。管。僑。民。享。有。治。外。法。權。也。可。

施其領事裁判權而受其理。該管僑民亦以自享治外法權也。亦惟認領事裁判權而遵其判。治外法權與領事裁判權之關係如此。謂兩事即爲一事。如胡君所引嘉應黃氏之說。乃不然也。

記者足下邏輯之名。自足下倡之。操觚之子。雖不必一律採以入文。而要漸爲一般人士所了解。僕甚喜其名不虛。凡足下夙昔爲說以護之。僕俱有同感。近見胡君以魯有論譯名一篇。登於庸言報。頗不以足下所見爲然。而僕亦以其說具有條理。不敢公然非之。苟以所感質之足下。足下能爲解之。則受其益者決不輒僕也。僕憶足下曾謂論理二字。不足以盡邏輯。名之一字。亦不足以盡邏輯。故不若譯其音而不譯其義。然胡君則曰。邏輯爲字。在歐文已嫌浮泛。斯學自雅里斯多德以迄培根。義已數變。而名終未易。培根甚且斥雅氏之邏輯爲無裨於人知。而襲用其名如故。信如斯也。則吾言邏輯亦與言論理言名五十步百步之異耳。奚在其爲不謬乎。僕知足下必有說以處此。敢以爲問。又胡君引嘉應黃氏日本國志序。譯治外法權爲領事裁判權。茲果當乎。請並答之。吳宗毅白。

論政本 答李君北村

損書詞意精到。所謂深人自無淺語。且委曲相諒。使一孔之士得竟其詞。仁者之用心。尤爲傾服。雖然鄙著政本立脚之點。有與足下異趣者。則足下必定同之標準。而愚則

以爲無標準可定也。此終不能不爲足下白之。足下引客之言曰：惡政府以一私部之異壓天下使從同。天下惟有固守其同。令公同不爲私化。苟由愚說導以有容。則其結果非盡納天下之公同。悉同化於彼之部中不止。此其爲說乃確有一標準之念存。以爲政府而有容。則吾將以政府爲標準。或以政府之標準爲標準。而同化於彼。其實充愚政本之談。決其無是效也。愚之所謂有容。乃在使異者各守其異之域。而不以力干涉之。非欲誘致異者使同於我也。果誘致焉。則是好同惡異矣。正愚說之所觝排焉。能翻覆一至於此。是苟愚說而有力也。則客所謂公同者。對於政府而見爲異政府。有容將不干涉其公同之行爲。公同而在議會爲多數政府。卽翩然而下。野英倫內閣是也。公同而在革命軍有天下之半。王朝亦欣然而遜位。滿洲皇帝是也。又安見有同化於彼之部中者哉。又愚不認有同之標準矣。卽孫叔敖所謂定國是之說。亦未敢以爲然。足下謂國是不定。同無所難。是同之標準莫良於國是矣。然則國是之標準。又當以何者爲良乎。仁乎。義乎。王道乎。霸功乎。則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今亦一是非。後亦一是非也。又焉能定議定之矣。異同之義有歸矣。果將執其同以摧其異。此同之所是天

下莫敢不是。此同之所非。天下莫敢不非矣。斯又與愚政本之義冰炭不容者也。其說愚未能持。總之愚爲政本。祇論同異。而不論是非。若以同爲是以異爲非。卽是好同惡異。故真正立憲國。其政黨所守之規律。在認反對黨行爲之合法。行爲合法。以言是非。且實是之而非非之也。足下爲有標準說。期合於王者之古訓。愚爲無標準說。期合於立憲之新義。言非一端。夫各有當。以商足下。其兩存之何如。更望明教。不盡欲白。

記者足下。僕將卒讀大誌之政本。適客至。因相與論之。客謂足下有意爲惡政府謀救濟。是援惡彼屬。方修天方。欲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胡質質然。乃以治平期諸蠻國之暴強。伏而嘓天。教經而引其足。其去術遠。其害彌甚。又謂異同之義。主客變置。主客變置者。惡政府以一私部之異。壓天下使從同。天下惟有固守其同。令公同不爲私化。此主之義。足下乃懇懇忠告。又導之以有容。究所望之結果。非盡納天下之公同。悉開化於彼之部中不止。此客之義。客義充塞。國民無噍類矣。夫安得此亡國之政本談。僕曰。唯唯否否。夫各有所當也。客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願假以茗飲之寸閒。而爲記者與客兩引伸之。客其有樂於此乎。昔者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叔敖曰。國君厲士曰。士非我無由富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由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夏桀放紂。不定國是。而以同其取會者爲是。以不同其取會者爲

非。故。致。亡。而。不。知。由。斯。以。談。致。亡。之。道。在。不。定。國。是。矣。國。是。不。定。在。君。臣。不。合。矣。古。所。謂。君。與。臣。今。之。所。謂。國。民。與。政。府。也。獨。在。君。不。能。定。國。是。獨。在。臣。不。能。定。國。是。推。之。今。日。則。獨。在。國。民。不。能。定。國。是。獨。在。政。府。亦。不。能。定。國。是。矣。昔。苟。能。之。則。君。臣。不。合。亦。烏。有。害。今。苟。能。之。則。昔。人。其。欺。我。矣。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今。民。國。之。有。國。是。與。否。在。平。心。論。政。者。自。知。之。至。定。國。是。之。獨。在。政。府。與。否。即。僕。以。爲。不。言。可。喻。直。無。用。夫。政。府。悉。仗。聲。之。同。者。耳。矣。且。夫。異。同。之。義。將。於。何。者。求。標。準。乎。記。者。所。云。云。概。以。支。配。者。對。被。支。配。者。言。即。孫。叔。敖。之。同。其。取。舍。不。同。其。取。舍。之。謂。即。客。之。主。客。變。置。所。以。致。疑。之。由。僕。以。爲。國。是。不。定。則。異。同。之。義。終。無。附。屬。焉。兩。異。者。於。此。乙。固。優。求。異。於。甲。而。仍。未。必。求。同。於。國。是。其。結。果。乃。不。免。求。同。於。己。之。私。則。甲。雖。不。好。同。而。且。容。乙。而。於。國。仍。無。毫。末。之。裨。也。設。兩。同。者。而。反。論。之。當。得。重。證。是。故。異。同。之。說。有。三。歧。焉。以。國。是。爲。標。準。者。一。以。支。配。者。爲。標。準。者。二。以。支。配。者。爲。標。準。而。支。配。者。原。以。國。是。爲。標。準。者。三。記。者。之。論。其。精。神。即。良。藥。苦。口。之。說。謂。誰。認。支。配。者。與。國。是。恆。爲。正。反。對。之。地。位。一。惡。異。一。之。惡。正。孫。叔。敖。之。一。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一。之。惡。欲。祛。此。惡。是。在。有。容。此。惡。不。除。國。將。無。是。苟。繼。是。無。發。起。之。期。則。異。同。更。真。有。得。標。準。之。日。蓋。國。本。變。在。國。是。而。政。本。則。在。有。容。夫。各。有。所。當。也。客。復。奚。疑。雖。然。客。之。說。近。夫。事。實。者。也。記。者。之。責。乃。在。指。導。故。記。者。無。我。而。客。之。說。則。不。免。己。之。見。存。自。今。以。往。得。記。者。之。論。而。存。之。政。府。國。民。合。求。國。是。國。是。所。在。同。異。以。定。國。是。新。立。好。惡。以。平。客。復。奚。疑。客。曰。敬。聞。命。矣。客。即。退。則。書。之。以。貽。足。下。馮。期。有。言。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雙。僕。非。敢。兼。也。漬。焉。云。爾。倘。再。辱。教。幸。甚。李。北。村。白。

論人治法治 答周君悟民

辱教彌悚。旨哉足下之爲是言也。夫言非一端。夫各有當。東扶西倒。昔賢所悲。既承明教。敢不審慎。惟愚細察來書。愚之意旨。似有爲足下所誤會者。不以爲瀆。請得覆陳。足下以愚言爲政未得其方。乃在用才未得其道。而疑其偏於人治。因慮爲倡專制媚權勢者所藉口。此似於用才之「用」專取流俗之義。而未注意愚所特作之界。愚曰「愚今言用才。所謂用者。易生誤解。今請以說明之。用人曰用。自用亦曰用。天之生才。而適有相當之職分。以發展之。舉曰用。用才云者。乃盡天下之才。隨其偏正高下所宜。無不各如其量。以獻於國。非必一人居高臨下。以黜陟之也。」故其後又曰「人才既回復其本能。第二要著。乃在假以相當之位置。使之發揮。以至於最大限度。於是若者居政府。若者在議會。若者爲新聞。若者辦學校。有一分之才。務得一分之用。」此其爲說。與足下所謂「在朝在野。爲農爲工。爲商。凡有一分之能力。皆可活躍於社會。」初無不同。惟欲圖此國中有大力者好同。而惡異。執全國之柄。而轉旋之。乃不可能。文中多針對此點言之。故足下疑其偏重人治耳。足下謂人不能無好惡。亦不能無同異。而其同

異之相擊。不危及國家。好惡之情。得以遏制者。在有法治之精神。陳義之高。誠可廉頑而立懦。但所謂法治之精神者。果何說耶。以愚觀之法也者。一國所有公私權利。相繫之規則。或慣習也。號爲權利。必各各有其經界。國度。文野之分。人種優劣之判。舉視守此經界之程度。以爲權衡。由是法治之精神。亦在一國之人。共守其權界而不失耳。須知欲守此也。非剋治一人類。共通之野性。不可。是無他。卽愚所謂好同惡異也。必先不好同惡異。而後可生法治之精神。非能於人欲橫行之地。卒然以一物號曰「法治之精神」者。如明珠之夜投焉。而其好同惡異之情。自然以遏也。是足下所言。似有倒果爲因之病。惟自有足下一言。而讀者遂有法治精神四字。大書深刻。嵌入腦筋。此其爲益於世道人心。愚卽於政本以外。再奮筆草數十萬言。猶且不及百一。此則愚望風傾服者也。

記者足下。大誌首期出版。展誦一過。拍案歡迎。如常鄭衝難陳之中。忽叩鈞天成池之奏。心神之感。江海同深。轉移風氣。針灸政俗。將視此誌矣。足下所著各文。偶或自殺身世。信道之篤。守己之嚴。隱然鑒於子輿氏所謂。知言養氣四十不動心之域。當今之世。作者如此。吾知吾垂暮之國運人心。或尙有剝復之機也。一命之士。皆

有功於造物。此言非夸。吾欲於足下期之矣。惟是不按對於足下立言之際。亦有欲妄加批評之處。管蠡之見。當於事理與否。非所敢信。然大誌廣其途。以微言。不佞附於斯例。自可認爲陳說。惟幸足下有以進之。

政本一篇。冠大誌之首。不啻自揭其論政之宏旨。曰爲政之本。在有容。在不好同惡異。又曰爲政在人人存而政即舉。政治之得失。無不視人才之得失爲比例差。故政治爲枝葉。而人才始爲根本。今日爲政未得其方。亦以用才未得其方一語概之。而卽足。準此數語。吾妄揣足下立言注重之點。似偏於人治。而畧於法治。偏於道。而畧於法律。方面其針砭吾國腐惡社會。害政之本源。其言誠深切著明。爲醫國之良方矣。顧吾足下之立言。近夫吾國歷史之通途。而非列強文明政治之極。則富於吾國歷史之舊觀念。而缺於歐美憲政之新教訓。在足下久居英倫。淹貫西籍。事如吾之淺陋無學。欲言而不知言。或者因目擊吾國當今不安之時局。惶惑之人心。無非此數千年專制政體流積之社會心理。因革命後之反動。同時而發現。足下遂欲對症施藥。以冀國人之易於自覺。歟。而吾狂瞽之見。則以爲當二十世紀而求治吾國之道。人治之說久已深入於人心。歐迪發皇爲之甚易。若法治之精理。國人殆猶未嘗夢見。引掖指導。要宜最先。卽如今日中國專制政治之復活。雖非假人治之說以行一般言論之驟。於所私劫於勢力。亦咸懸人治之說以爲鵠。而吾引爲政治不能改遷之深憂。何也。人皆無法律。腦筋則所謂人才者。勢不能不因有勢力。握政權者爲進。退消長之主。幸所謂有容。所謂不好同惡異。固非可望之人人。期之永久。坐言起行。無有失墜。中國自古治日少。而亂日多者。此有治人無治法之說中之也。故足下謂爲政未得其方。以用才者好同惡異。坐使人才不能盡登於所謂總貨棧。

各因其器而展其用。吾則謂爲政未得其方。實以全國至多之人才。止爲少數人一時之勢力所卵翼。而不能爲國家之法律所保護。少數人所卵翼之人才。必此少數人所夙知。縱得休休有容之君子。在位刻意旁求。而納廣之。其數仍有限也。其流於黨。尋戾異。任用私人。無賢不肖。皆不能免此弊也。夫人才之登庸。既關於個人之勢力。若此個人者去。所卵翼之人才。大半亦隨之而去。彼個人者來。所卵翼之人才。又卽從之而來。來去無常。好惡同異之間。冥冥中卽驅使妬賢嫉能。小人爭權奪利。排斥異己。夤緣倖進之禍。中國歷代政治家。往往不能使其所主張之政策繼續進行。而保全祿位之達官俗吏。莫不以敷衍因循一事。不作爲官場者。練之奇術。職是故也。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熄。人不能無君子。小人之不同流澤之短長。變幻百出。循環無端。終歸於最初腐舊之點勢也。理也。積習相踵。莫能自拔。此吾國政治之所以日久停滯。鮮進化之迹。遠遜於歐美日本諸憲政國之一日千里者也。故吾中國今日當竭全國人之精神熱血以爭之者。在使個人政體速卽打破。則人才盡遊於法治之下。無論大小各能分其途而效用於國家。決不以少數有勢權者之好惡進退爲榮枯消長。又何患人才之失其用。國政之不能百廢具舉耶。不獨此也。人才品類至不齊者也。人之好惡至無定者也。不能無同異。亦不能派好惡。此人類之恆性也。其人類之超羣絕倫秀出於一世者。其同異之辨愈明。好惡之情愈顯。然在專制之國。好惡恆走於極端。動搖亡國敗家之禍。在立憲之國。則好惡之情。特有所遏制。同異之相擊。終不能危及國家。夫此遏制其好惡之情者何也。法治之精神也。夫立憲國家之有政爭也。此政治之常軌也。政黨之有同異。卽好惡之有彼此也。然富於法治精神之國。政爭愈多。政治愈進。若在吾國。人自爲法。人

各爲國。吾得勢也。則不使異己者與吾有爭。而軍警干涉國會。官吏槍斃新聞記者之類。無所不至。其極試問去年北京所居者何時。所爭者何事。比之日本君主國今年之議會態度若何。新聞紙之攻擊政府情狀又若何。至英國者。世所稱憲政模範國也。就今日愛爾蘭自治案問題之爭。其猛烈又若何。然而英日政府決不激出非常之變動。擾亂其國家者。皆此法律之精神。互相維繫。未有能退個人。積極之私。凌轢無前悍然不顧者也。卽今之所謂暴徒。所謂亂黨。顧名思義。宜若有甚暴甚亂者然。然試爲平心思之。常國體改變戎馬倥傯之際。當事者亦未敢妄戮何人。卽清時著名陷害革命志士之人。一經贊助共和。便能祛其私怨。中情何若。固不可知。表面如是。則實灼然可觀。此非所謂暴亂之徒。具有特性。不顯好惡之情也。因此中分子。東西洋學生尙多。法治之頭腦。尙有足以媿今之詔事一人之小人。及夫無知之武夫者也。彼固曰。治國非法不行。未嘗以治國非我不可。未嘗曰。非某居某位不可也。法治。今世通行之新主義。人治爲專制相貽之舊主義。中國今日政局尙在新舊戰爭時代。且爲新不敵舊。勝負伏時代。則吾人司指導國政。造作輿論之職者。應揆夫時而先其所急。夫政府無法。敢於亂政。國民無法。從而亂國。亂之不已。淪胥以亡矣。世未有法治之國。而召亂者。卽未有無亂之國。而憂亡者。吾嘗從此反復思之。放達大誌之出。風靡一時。將爲言論之導師。倘能從人治之說。進之於法治之說。範吾國一切任情之好惡。虎噪狼毒之異同。歸之於競爭進化之正軌。則凡今日暴戾恣睢之社會政俗。可潛移默化。前路茫茫之殺機。亦可消弭於無形。此誠不得不於大誌望之。要之。法治國之人才。不求而自至。人治國之人才。或求之而不求。而自至者。吾有何項之資格。卽可任何職。辦何事。國家固有。

常法以用吾也。求之而不至者，勢力之所煽苟且干進，貶損人格，憂讒畏譏之原因，結果紛至而沓來，肥遯之君子所以甘心隱退也。何也？國無常法，以清登進之途也。且法治國之人才，非僅恃政界以盡其用而已。在朝在野，爲農爲工爲商，凡有一分之能力，皆可活躍於社會，直接間接有功於國家。何也？國家在在修明法制，所以保護社會個人專業者甚周，人才之趨於事業者，乃無在不呈其發揚蹈厲之氣象也。若人治國之權勢相逐，上自政府百官，下及學校公司，皆有因人廢興，不可終日之勢。由是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思，事事皆有時作時輟之弊。山是不肖者敢於弄權作奸，賢智者自必潔身退避，何也？無法律以扶植成功，則敗壞之途甚多。人才之責任無由自章顯也。故法治國不第秀出之人才各得其所而盡其用，而凡普通人民亦無不得其所而盡其用。人治國縱或有少數之人才得其用而用之亦不能盡其長而卒其志，而廢置匱藏者無論也。而舉國無事業皆遊民，更無論也。吾所爲日夜懸理想之法治國家，思以強聒於人者此也。吾所爲急欲與足下商榷者此也。足下其何以告我。周悟民白。

論政治與歷史

答陳君嘉異

明教過承藻飾，何以克當。惟賞奇析疑之爲本，同人風雨雞鳴之志，既辱下問，敢不竭誠以對。所稱衡論政治得失，必以歷史爲之本基。此見之言，誠足矯時賢空談法理之弊。昔者英儒席黎講歷史有重名，後折而言政治，遂爲政治學開一生面。至謂『政

治而無歷史。是爲無根。歷史而無政治。是爲無果。二者關聯。無能割裂。卽此可以推知。足下旣見及此。深望繼席黎之志。而有貢於斯學也。雖然。歷史尙矣。而創立大法。商榷政制。亦不可過爲歷史見象所縛。蓋歷史者人類思想之表徵也。思想不進步。卽歷史不進步。考吾國歷朝史乘。所謂治亂興衰。殆同一律。殷周損益。推之百世而可知。此其故何也。則二千年來之思想。未有變遷也。思想一有變遷。苟善用之以形諸政治。則新社會之於舊歷史。猶蛾之於蛹焉。由之脫體而出。非能以之自縛而死也。談英倫內閣政治者。固溯源於政黨組織之善矣。而政黨之組織。則亦一時期之所產生。斷非歷史上之所固有。且以愚觀之。英倫政黨。實以實行內閣政治而見爲善。初非政黨之制完全無缺。而內閣政治。從而發生。以美言之。所謂法院。擁有解釋憲法特權。乃由憲法本質而生。又無與於歷史傳來之慣習。蓋美之憲法。爲硬性。性硬。則有根本法。與一切法之分。一切法。必也無背於根本法。始爲有效。而茲有效云者。果誰定之乎。此凡在司法獨立之國。其權屬之法廷。現在墨守三權分立之美利堅乎。愚故曰。此由憲法本質而生者也。探足下之意。似以旣採三權分立主義。法院卽不當握有特權。超乎立法

行政兩部之上。美之法院有此特權。是乃習慣力戰勝法制之處。此中消息。頗關英美大陸兩學派之鬭爭。非片言所能了。一言以蔽之。則分權之定義各不同也。善乎英儒甄克思之言曰。『吾英固有分權之說。惟其所謂分權者。乃法廷獨立不受行政大臣之節制是也。而在法蘭西以及大陸政家視之。則分權云者。乃行政大臣獨立不受法廷之制裁。其見解之謬如此。自法蘭西革命後。大陸之政府率毀而再造者。而其適用英憲之原則。猶不改其舊形甚矣。邏輯之爲凶器也。』(一)由甄說以談。足下之謂美州法院權力在立法行政兩部之上。是心儀英美法系。而目送歐洲大陸之政家。此於分權之說。愚以爲尙當進究者也。然美之總統曰嘉克孫者。曾要求解釋憲法之權。以爲憲法之關於行政者。行政部當始終計其便宜。意爲釋之初不必質之議會。訴之法廷。立法部之於立法事件。司法部之於司法事件。視此。號爲嘉克孫主義。(二)此乃以大陸派之臭味。設分權之義者也。美人鄙之。其說不行。柏哲士爲言曰。『嘉克孫主義。

(一)參閱聯邦社會通誌百頁、此譯與原不同。

(11) The Jacksonian doctrine

之。原。則。也。夫。以。習。於。政。事。之。民。族。如。吾。儕。含。有。條。頓。人。之。血。與。性。者。而。漫。以。此。說。進。之。欲。其。不。爲。死。語。而。幸。有。力。於。一。時。焉。胡。可。得。也。 (一) 誠。如。柏。說。則。美。人。嚴。守。分。權。之。義。實。由。於。種。性。然。何。以。條。頓。種。之。德。意。志。人。其。所。釋。分。權。又。不。從。英。美。而。從。法。蘭。西。是。可。知。此。種。歧。義。最。先。宜。於。法。制。之。本。體。求。之。歷。史。之。觀。念。抑。又。其。次。白。芝。浩。曾。謂。憲。政。之。質。有。出。於。匠。心。者。有。生。於。史。蹟。者。前。者。變。而。通。之。四。海。而。準。後。者。性。苟。不。具。刻。將。類。驚。 (二) 彼。爲。此。言。乃。在。證。明。英。之。內。閣。政。治。乃。出。於。匠。心。而。可。學。而。非。生。於。史。蹟。不。可。學。者。也。法。蘭。西。初。行。內。閣。制。尙。爲。白。氏。所。及。見。彼。親。遊。法。蘭。西。詳。考。之。而。歸。作。爲。長。序。重。版。其。所。著。英。倫。憲。法。論。以。明。共。說。之。不。妄。愚。深。信。白。說。爲。知。理。凡。謂。採。英。之。內。閣。制。而。必。具。有。不。列。顛。之。史。性。因。勤。求。吾。之。所。有。與。一。一。衡。論。焉。者。愚。以。爲。治。絲。而。棼。之。道。也。至。言。美。制。尤。無。所。謂。史。性。必。言。史。性。則。美。人。者。英。人。之。子。也。獨。立。創。爲。憲。法。宜。乎。踵。英。而。立。內。閣。不。當。立。異。而。規。總。統。愚。聞。當。時。美。人。鑒。於。英。倫。內。閣。之。弊。因。欲。別。求。一。制。

(一) 閱柏氏所著政治學及比較憲法二卷二五八頁

(二) 參觀編譯白芝浩內閣論

以爲試驗果爾則其置重本制之念多而瞻顧慣例之念少從可知也須知政黨組織無論國採何制皆當有之國人尊重憲法之心法院解釋憲法之事亦絕不得謂獨於總統制宜然而內閣制則否是故足下所執以爲內閣總統兩制之史基者初非兩制根本之所由分乃兩制共同所需之要素苟其無此師法莫能師美亦不可易詞而言之苟其無此立憲政治直無由成尙安有進論法美政制之餘地是故足下所指以分卜內閣總統兩制之成功與否者乃一般立憲政治之試石殊難從而分配何者宜於內閣何者宜於總統今若如足下言取吾國歷史與之比論則凡足下所視爲兩制必具之質愚敢決其無有惟茲無有愚則謂吾於立憲政治資格不甚完全並非於何制尺有所長何制寸有所短今之賢賢然議及法美兩制者非假定自有完全立憲資格卽自審其不完而望立一善制以進之於是吾人議設政制亦多就其制本質求之可矣不可爲吾國歷史見象所束也苟見束矣則惟有始皇再世明祖復興然後足以解決中國之政治問題吾人今日之悲觀正悲舊歷史之重演法制云乎哉美制云乎哉偶有所觸書之不覺滿幅不恆足下意尙望有以教之

記者足下。國難橫溢。致成睽隔。滄波遙眺。恨恨如何。邇者於某公處得見近日手札。志遠而詞悱。若有餘痛者。至謂將來即國亡。不可無一二讀書種子以殉之。何其言之惻惻若是也。比來聞諸友人。並見於報端。知在東瀛方有創辦雜誌之盛舉。足下厲心時局。振憤發矇。民立與獨立。其前馬已。此次簡然去國。本其悲憫之念。發爲鍼起之言。雄雞一鳴。萬方皆白。漫漫長夜。待旦庶幾。矯首扶桑。曷勝皇淚。竊以際茲陽九。萬竅不鳴。道投法守。淪胥幾盡。補苴罅漏。端爲言責。有清末葉。稅政塞途。而報紙譏彈。猶同司直。清議之畏。尙未盡泯。志士假之。清社以屋。逮乎共和。兩載論鋒。勃興名爲。逾人實等。罵座言論之值。大以墜敗。猶憶前此足下初返宗邦。獨據平論。彼其之子。橫肆流資。鷄笑鷓鴣。能無怙甚。此番重振旗鼓。必克益勵前徽。惟鄙見拳拳不自投度。妄有獻替。欲一白於足下。噫。星環珞。足下其亦樂爲誨之歟。吾國戊戌以還。鎖港政法。歐化輸入。報章踵起。以迄今茲。謂非先導。固爲謬論。許以南鍼。恐猶瞠視。綜厥弊端。在衡論政治得失。無歷史哲學眼光。以爲之準。居恆自思。以爲古今中外。治亂間。或不同。而其差率不同者。初非塗迥之殊。乃其歷史所演之異。故不統觀其國。歷史者。必不能判斷其政治之良楛。而欲借鏡自觀。或效法他人。亦非比較。彼我之歷史。深察彼此之政情。必不能舍短而取長。磨合而無間。誠論政治者。所不可不循之要軌也。此在修陳各國制度。則要非一二言所能罄。今姑舉現今所爭之法制美制言之。法制美制之分。卽內閣總統兩制之別。談者每入法理之奧區。實則關於政治事情者。甚鉅。蓋法制源於英。英之內閣政治。卽純由歷史孕育而成。故以英憲而論。內閣之權力。實無從於法律上索之也。又以美論。美固純採三權分立者。而法院擁解釋憲法特權。其實際權力。往往越立法行政兩部。

外。而。美。憲。法。固。無。明。文。也。英。猶。得。謂。爲。不。典。憲。法。美。豈。亦。不。典。憲。法。之。國。乎。由。此。以。談。國。勢。無。政。黨。政。治。體。制。用。內。閣。制。如。英。者。或。其。國。人。不。重。視。憲。法。司。法。部。無。解。釋。憲。法。權。者。而。欲。用。總。統。制。皆。歷。史。哲。學。上。所。不。許。也。而。談。法。理。者。一。舉。法。制。或。美。制。即。若。吾。國。勝。任。而。愉快。此。外。無。餘。事。者。此。鄙。見。所。期。期。不。可。者。也。然。非。謂。吾。國。不。當。採。法。乎。此。兩。制。也。特。主。持。言。論。者。必。須。詳。考。法。制。或。美。制。之。所。以。成。而。吾。國。歷。史。情。勢。與。之。何。若。則。採。取。之。途。徑。當。有。斟酌。損。益。之。足。言。而。無。對。本。宜。離。之。可。笑。此。外。凡。論。政。治。皆。當。作。如。是。觀。而。後。吾。人。判。斷。不。至。有。抹。煞。客。觀。專。重。玄。談。之。弊。攝。刀。傷。手。之。誚。或。免。也。此。願。商。權。就。正。有。道。之。一。端。是。所。如。不。鄙。棄。當。更。端。以。進。大。報。出。版。請。郵。賜。拜。讀。不。勝。大。願。陳。嘉。異。白。

答陳君獨秀

捧書太息。此足下之私函。本不應公諸讀者。然以寥寥數語。實足寫盡今日社會狀態。愚執筆終日。竟不能爲是言。足下無意言之。故愚寧負不守秘密之罪。而妄以示吾讀者。嗚乎。使今有賈生。而能哭鄭俠。而能論不審所作。較足下爲何如。然曰。國人唯一之希望。在外人之分割。又何言之急。激一至於斯也。至甲寅雜誌。當與國運同。其長短。已身無所謂。運命也。有友魯莽不文。貽愚書曰。一趁國未亡。爾有甚麼說。儘管說出來。免

得國亡爾有一肚皮話未說。要又氣悶。如此君言。則國亡時。甲寅雜誌將不作矣。換位而言。甲寅雜誌不作。或有他力使甲寅雜誌不能更作。亦必國亡時矣。折柬邀愁人。相逢祇說愁。以語足下。其信然否。

得手書。知暫緩歐洲之行。從事月刊。此舉亦大佳。但不識能否持久耳。國政劇變。視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紀。政治教育之名詞。幾耳無聞。而目無見。僕本擬閉戶讀書。以編輯爲生。近日書業銷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闕筆。靜待餓死而已。雜誌消行。亦復不佳。人無讀書興趣。且復多所顧忌。故某雜誌已有停刊之象。甲寅雜誌之運命。不知將來何如也……自國會解散以來。百政俱廢。失業者盈天下。又復繁刑苛稅。惠及農商。此時全國人民除官吏兵匪橫探之外。無不重足而立。生機斷絕。不獨黨人爲然也。國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僕急欲習世界語。爲後日謀生之計。足下能爲覓一良教科書否。東京當不乏此種書。用英文解釋者益好也。

論平政院

答儲君亞心

大示發題甚大。指陳今制之失。亦甚切當。惟鄙意終以有可進商之點。情得爲足下言之。愚自以言論與國人相見。向無一語迷信共和。有所主張。特見其於理於勢。非如此。

不可已耳。非以吾爲共和而必裝出何種格式也。反對行政裁判亦同是例。足下以愚之反對。乃若拘泥共和所致。此失愚立論之本意。不可不先辨也。此點既明。則足下所謂行政裁判之設立。與國體不相關係。本爲愚指。又何間然。惟國民程度之說。則與鄙見刺謬。不敢附和。夫所貴乎國民程度者。乃在民力自動之時。而非在民權被控之際。乃爲人民參政而言。非爲國家執法而語也。國家執法以施之民。應以何種形式出之。此法制優劣問題。而非民智高下問題。廢除行政裁判。誠有取於官民平等之義。而謂在法律眼光之下。民智高者。官民當平等。民智下者。官民不當平等。此等論法。恐有未安。吾國治法。夙持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義。是民智絕下。乃吾人已定之前提也。而在法律且官民向無歧視。官至極品。罪無論爲公爲私。均一律下刑部獄。初不聞行政事項。當別設獄以待之也。然則法律上平等之待遇。與國民程度問題。又胡來直接之關係。至法蘭西之探行政裁判制度。此自有其歷史。自有其理想。而謂以國民程度尙未足語於平等。故採用斯制。如足下所云。則恐質之法人。斷難默認。蓋法人革命之神。卽爲平等。寧有毀政府而造之。至於十度以上。而結果。乃以「未足語於平等」自安者。

乎須知法蘭西之有行政裁判乃歷史上偶有之象貽流至今初非視為法制上不可少之機關從而設之也彼當君主時代圖君政之集中盡廢地方裁判所以王室之官吏代之因有此制其相沿而不革者則一面行政部自計其便宜不欲爲法律所縛一面法人所持分權之說又足以售其掩耳盜鈴之謀說者謂法人所論分權乃自審其司法制度之不可通乃特爲曲說以自障（一）卽英儒戴雪持論莊嚴猶且不免以此相諷是或未必盡然而其說之爲曲則無可諱也愚前答陳君嘉異書已論及此茲不贅述其願足下記取者則行政裁判之起於法蘭西彼自有事實與理論兩方之根據萬非自察其民智之低而爲此以救之也以例實之理當益明如官吏以公人之資格侵奪人民財產而訴訟以起此在行政裁判之國官吏得曰此吾受長官之命令而爲者也或曰此吾代表國家面爲者也純屬於行政範圍非普通裁判所得問在普通裁判之國以上口實官吏不得爲之而當以個人責任受法廷之檢舉是爭點者乃在犯官之如何治法而亦僅在犯官之如何治法與國民程度問題又何風馬牛相及也若

曰。國民程度低者。其財產應被侵奪。高者始不應被侵奪。則不僅於立憲政治不復可通。卽專制之朝亦未必爾。况乎假定採用行政裁判制度。卽屬剝奪人民權利。此其爲說正反對斯制者之所持。從而和之。又實自撥其本根。使己說無能自存者乎。由是平政院之設立與否。足下以爲在吾國不成問題。愚則以爲不言憲政則已。一言憲政問題之大過於。是者。吾見實罕。此又不可不辨者也。今請讓一步言。聽平政院之成立而討論其利病矣。足下之言。又有足使愚聞之而驚者。則謂當採獨立主義。以期裁判之公平也。夫平政院者。計行政之便宜而設者也。首當破壞司法之獨立。始克有成。己身始終附於行政機關。獨立之資本來無有。若必課以是物。則立還乎司法統系之舊。而平政之說摧壞無餘。足下習聞主張平政者一方之論。而又不欲自昧其寶愛司法之心。不期而以獨立之義責之。是院是足下之用心。與愚徹底反對者原無二致。特未暇詳究行政裁判之本性。而因自蹈於牴牾之說。而不知此誠愚擊愛足下非裨販憲政。逢迎權勢者流。故設淫詞。以助強者張目。乃至不辭呵斥。而銳欲辯陳者。也。足下第知最終裁決權在大總統之不善。而不知在平政院亦未見其善。何也。大總統之不應握

有裁決權者。以其爲行政首長也。而平政院則固不脫行政範圍。首長之影響無乎不在。從而善之又寧非五十步百步之差者乎。所論肅政廳一節。極中肯綮。近聞京中有主張改爲肅政院。與平政院對立者。然根本既誤。枝葉上之救濟又胡益者。尊意雖是。究嫌隔膜。茲事體大。詳細推論。本非短幅所許。且當今憲政百端。著著皆謬。語及行政裁判。尙在狐狸安問之條。故愚於此。素有積極之主張。亦惟有閣置不論。俟有相當之時。會再行疏舉。茲以足下不恥下問。不能自己。輒復約略陳之。當否不敢自固。更有以進之所深望也。

記者足下尊意對於約法中平政院之規定。頗示反對。以爲行政裁判。但適於特權濫制之國。而不宜於平等法制之國。吾國既號稱共和。無論官民。自應一律平等。無取乎特權。即無取乎行政裁判。尊意雖善。愚竊以爲非。夫行政裁判所之設立。所以謀行政上之救濟。而以澄清吏治爲宗旨也。不以國體而異。要視其國民程度之如何耳。在大陸法系。如法蘭西者。共和國也。以其國民程度。尙未足語於平等也。故取特權制度。特設行政裁判所。審理行政上之訴訟。在英美法系。如英吉利者。君主國也。以其人民程度。已高至極點。故取平等制度。而以行政訴訟歸之審判廳。此自程度上之問題。而非國體上之問題。吾國人民程度。較之法蘭西尙有遜色。其不足與英人比肩。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法既毅然行之於前。無所妨害。吾今仿之於後。庸何傷乎。是故平

政院之設立與否。在吾國實不成問題。惟既設立以後。當採獨立主義。以期裁判之公平。乃能收澄清吏治之實效。否則徒爲政治上之陳列品。未見其有絲毫之利也。此則最宜注意之事耳。比者該院已成立矣。院長已任命矣。惟該院權限如何。是否獨立。未見明文規定。吾人固難逆料。然據報章所傳。則「肅政廳之封事。呈由該院轉呈大總統披閱」云云。是最終裁決之權。仍在總統。而不在平政院。平政院之設立。直同駢枝徒糜數十萬之國帑而已。未見其能平政也。使大總統意存偏袒。故爲拖延。留中不發。或加肅政史以妄事彈劾之罪。痛加申斥。吾知平政院必礙於權威。不敢有所建白矣。於是官僚中凡得大總統之歡心者。舉無所畏。雖橫行天下。無敢奈何。人民徒然呼暴。行政空失救濟。誰爲厲階。事非不獨立之平政院也耶。夫平政院之與官僚派。其勢力互相消長也。果使平政院真能獨立。不爲外物所牽。上自院長。下至評事。一皆當世之名流。剛直不阿。不畏權勢。如彭剛直其人者。吾知彼貪狼之官僚派。必聞風而斂跡矣。語云。君子道消。而平政院之與官僚派。亦猶是耳。不然。徵特吏治之不能澄清。且足以助長官僚之氣焰。獎勵官僚之罔法也。平政云乎哉。此平政院所宜獨立者一也。肅政廳爲彈劾之機關。殆如通常審判廳之檢察廳也。通常審判廳與檢察廳爲對等機關。兩相對峙。各不相屬。此蓋由於彈劾主義之結果。審判上不告不理之原則。卽由此生焉。欲期審判之公平。誠不能不如是也。今肅政廳乃附屬平政院。實與彈劾主義相侷。雖云行政異於司法。然以理論之。固無所不同也。使院長與某某宿有仇隙。命肅政史彈劾之。以爲報復。吾知肅政史不得不惟命是聽也。或肅政史所欲彈劾者。與院長有舊。則院長又將止其彈劾矣。欲期彈劾之公平。非使肅政廳獨立不可。此肅政

廳與平政院所宜分立對峙者二也。以上二端乃亞心私人之意。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收澄清吏治之實效。質之高明。以爲然否。儲亞心白。

論新約法 答顧君一得

記者夙不樂於討論現行法制。以政治組織根本。既誤。枝葉之得失。皆不值一錢者也。新約法云。云。人曰。根本法。愚則曰。枝葉法。何也。以此種法之有無。無關於現時之政局也。執約法而求之。是之不足以增其効力。非之不足以減其魔力。吾人則亦何暇爲之論議哉。然以足下推論及此。愚又適重本誌通訊之例。聊復就足下所言。著其通則。不必拘拘於約法也。國家之組織。信教自由。固不可少。而他種法制之維持社會秩序者。亦復多端。二者相遇。亦或有其衝突之點。如一夫一妻。歐美之法律也。苟有夫妻之關係。待解決於法廷。司直惟據一妻一夫之律斷之矣。然當世有一夫多妻之教。號曰摩門。頗行於美。而潛入於歐。此兩洲之法律。皆不之許。以許之則全社會之秩序以亂。在勢有所不可也。於斯時也。摩門之徒。其信仰之自由。實阨於法律。而莫能遂。吾之白蓮。大刀紅燈照種種。皆含有宗教性質。而以觸犯民刑諸律。亦在嚴禁之彙。由是信教自

由當以法律範圍之云云。其法律乃指他種散見諸律固不必爲「容許信仰某教之法律」也。鄙見如此。至約法會議諸公所見何似。非愚所知。愚言之矣。「執約法而求之。是之不足以增其効力。非之不足以減其魔力。」足下勿以爲意可也。

記者足等。吾國新約法既經召集約法會議修訂矣。復由大總統公佈施行矣。凡行政部之障礙物。固已一掃而空。乃披閱全文。偏重行政。抑制立法。矯枉過正。變本加厲。猶得曰。採兼總統制之當然結果。姑勿置論。而予最不能無疑者。莫若矛盾之條文。雜出其間。稍治法學者。類能避之。不謂自命造法機關之約法會議。貿然蹈此。致國家根本大法坐糜稜兩可之弊。使人民無所適從。何也。夫信教自由。爲人民八大自由權之一。各國以規定於憲法爲通例。約法第四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宗教之區別。法律上均爲平等。與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國會不得以法律定國教。并不得妨害信教自由。用意正同。實言之。無論人民信仰何教。各處平等自由之地位。法律上毫無畸輕畸重之觀念。不啻宣告國家不以法律制限人民之信仰。其義甚明。依此解釋。則約法第五條七項人民於法律範圍內有信教之自由。其「於法律範圍內」六字。不免與第四條有衝突之嫌。此法律二字。指容許信仰某教之法律而言。容許之法律。對於禁止之法律而言。既定法律以禁止人民信教。何得謂法律上均爲平等。若斬若予。遑論其與各國憲法原則相背馳。且與第四條原文顯相抵觸。前後不能一貫。文理上論理上均無可通之理。未識記者以爲何如。幸賜教之。願一得白。

論孔教 答張君爾田

前後四函。以次諷誦。心長語重。神爲之移者久之。惟愚所主張。終有當求諒於足下者。以足下不貴苟同。請得更瀆陳之。愚之不滿。意於今之倡立孔教者。非於孔子之道。有所非難。特謂彼等之意。確以耶教入據中華。漸爲上流人士所歸。而因假藉孔學。樹爲宗教。以相抵抗。且憑政治強橫之力。號稱國教。籠罩全邦。加異教者以無形之壓迫。甚且亂其已堅之信仰。是則期期以爲不可者也。足下爲平等二字作詰。曰「在使一羣所需。胥有機會。同蘊並育。立於水平線上。非遏其一而決其一之謂。」立義之精。可稱獨到。則今之假孔子以排耶穌者。明明與足下所謂平等不合。足下語中。固未爲排者設辭而助攻。而愚指斥尊孔者。不應存此心理。當亦無忤於尊指。若謂耶教之在中國。非爲「一羣所需」。明達如君。想未必卽作斯語。要之愚之本意。乃在爲耶教謀。其發展之地。而決非於孔子之道。尋垢而索癥。當世之信孔子者。彼自有其權利。爲之。無論何人。不得詰難。卽以愚之無似。有欲脫愚於尊孔之籍。愚決不承。惟不如世俗所爲。奉爲教主耳。足下謂「孔教爲宗教與否」。此問題當聽後世裁判。無庸我輩斷斷。一則似足下亦乃離教而談孔。斯點旣明。足下所言。並無與愚根本衝突之處。此外尙有一語。

欲以強聒於足下者。則足下謂「蓄妾狎倡。縱慾敗度。普通恆情……蔽罪先聖。何其不倫。」是乃千慮一失。不敢苟和。夫所謂教。無論爲名教。或爲宗教。而要歸本於化民成俗。斯效不著焉。用教爲今。惟問蓄妾狎倡。縱慾敗度。是否反乎教旨。而躬行蓄妾狎倡。縱慾敗度者。是否卽屬奉教之人。苟兩問皆得正答。則一面教義流行。一面在教之人。淪於禽獸。是蔽罪先聖誠哉。未可惟若證明其教之未能直接控制世道人心。縱蘇張復生。恐亦艱於作辯。愚非耶穌之徒也。久居耶教之邦。與奉耶教者日相接。而深歎其言忠信。行篤敬。遠非吾秉禮之邦所能夢見。足下所謂「普通恆情」。吾以爲病者。求之彼中。絕無而僅有。間嘗推求其故。則上自鴻儒。下迄走卒。莫不歸本耶教之功。卽求之本邦。凡奉耶穌。篤誠不貳者。其律已嚴明。處事勤奮。已遠非儒言儒行者所能及之事。實昭然斷非愚一人之筆墨所能顛倒。信如是也。歐洲旣以奉耶穌之故。成其美俗。則吾俗之不美。乃由於所奉之教。其力不若耶。實爲邏輯。應有之聯想。且國人中有一部分。方以奉耶穌而正其身心。則若全國而悉奉耶穌。其政俗之清明。當遠逾於今日。亦爲邏輯。推類之所宜。然雖不必盡當。愚愛言論自由。愚則愛推尋至此。足下所言。謂

爲「良心上所欲言」愚之言此亦復同之人或以非聖無法擱愚左頰請更以右頰承之可也足下默觀時局審有大敵在前戒以勿撓人心免致授敵以柄此其深心豈不可感若惟社會而不能辨理至此一聞反對之論卽至附敵同攻倒戈以向則時日曷喪請與偕亡姑息之談果安用也君淚滿眶愚涕亦並盈把妄言極矣惟曲原之幸甚。

記者足下。比者言界鉤鉅析亂極矣。得釋大報。震東啓明。曙光一綫。較近何易多觀。休甚休甚。惟中評孔教。有不能釋然於心者。太炎文鼻。陳誼高簡。渾渾圖矣。雖然。真理之在天壤。如水銀洩地。未必太炎爲是。而溝猶磬儒爲非。兒啼婦嗟。足以諷玄機。而謂醉孔教者。智出兒婦下耶。智者之授事。譬則衝然弛其兩端。以聽物者之自呈。文身。身。身。斬達吾之。所測而勿爲。剝。剝。固。固。則。幾。幾。矣。世。世。變。變。誘。誘。觚。有大於經聖者。姑舍是。惟君裁之。僕行能無似。去歲爲友人所說。曾發表言論於滬上叢報。今已脫離矣。仇孔媚孔。兩無容心。所以云云者。以君達者。冀有以終教之也。炎夏。能爲道自愛。不宜張爾田白。

記者足下。前書諒達雅覽。大報殫精政論。僕則尤注重社會。今之竺耨者。輒謂堯舜之治卽共和。吾不敢知然。進而言之。所謂社會主義者。稽諸禮運。我先民固早有此胎觀矣。孔演五經。微言所繫。志蓋有在。恨今尙非其時。然終有達之一日。要貴馴而致之耳。羣化輪軌。必先使之適於現境。而後有以日蛻其舊。而不自知固非。

虛。非。滅。裂。所。易。爲。功。也。聖。者。知。天。勿。擾。人。心。去。秋。黨。禍。雖。所。緣。萬。端。毋。亦。有。不。合。於。此。公。例。者。耶。政。治。乃。社。會。結。晶。體。竊。願。大。報。時。時。於。此。加。之。意。也。君。尚。異。者。僕。亦。不。喜。苟。同。聊。貢。愚。管。當。否。幸。財。探。之。不。宜。張。爾。田。白。

記者足下。前上兩書。皆論孔教。孔教爲宗教與否。此問題竊謂當聽後世裁判。無庸我輩斷斷。惟尊評引班固語。此則局於漢時。非所論於今日。今致途甚寬。士之有志利祿者。揭一新幟。即可博社會歡迎。固無須乞靈二千年前不適用之孔教。試觀政變以來。所謂彈冠于子者。非舊日胸無點墨之官僚。卽民國鼎有聲之大政客。班固所訶。若輩當之矣。不得以此詢孔教。更不得以此詢信心孔教之徒。至謂妄狎倡。縱慾敗度。普通恆情。卽廢孔者亦蹈之。蔽罪先聖。何其不倫。君以邏輯著聲。此語得毋不邏輯耶。獨立擾攘時。固有假名義以攫金錢者。必謂革命爲金錢主義。吾恐智者所不許。近時主張孔教者。誠不無過激之譏。此其各當與廢孔者分任之。非片面證據所能斷斯獄也。橋昧如僕。何敢獻替。亦本吾良心上所欲言。以復於執事而已。執事賢者。必不謙己。如以爲然。乞加采擇。抑亦大報通訊宣言所謂如其量以發表之也。索居無俚。拉雜書此。不盡欲言。張爾田白。

記者足下。前論孔教。尙有未盡。茲再陳之。宗教者一羣人心之最高吸力也。一羣有一羣所奉之教。不必與異羣盡同。孔教是否宗教問題。當視一羣信仰者之多寡爲衡。夫孔子布衣耳。二千年之經典。誠不適時。然而民國創建以來。自上開國鉅公。下至販夫驢卒。無一人敢以非聖誣孔子者。此心同此理同也。卽太炎先生不欲奉孔子以教主徽稱。而不能不崇拜其文治之功。豈冥冥中有迫之使云然耶。毋亦有不忍不然者耶。嘗謂無

論何教。無論其教之精。納何似。苟爲一羣所仰。乳必有幾分。真理存在其間。所謂平等云者。在使一羣所需。齊有機。會同。蓋並育立於水平線上。非過其一。而決其一之謂也。謂國之治也。不儀恃宗教。則吾無聞矣。必蔽其全體而誣之。偵執甚焉。且天下事若不爲人心所許。杜之實所以張之。水靜者也。激之可使在山。今爲吾民敵者。誰乎。不此之務。而日與人心挑戰。吾恐資寇兵。齎盜糧。必有兩承其害者。吾思之。吾欲爲吾同胞。潑潑淚。下矣。嗟乎。舉世滔滔。方日趨南北之二極。非僕不敢作此言。非執事宅心公恕。又安敢以此言進。至於是非。跌天下後世公判。僕不固也。此頌著祺。不一。張爾田白。

論物價與貨幣購買力

答李君大鈞

尊論極是。析理如此。可以愧宿學。甚休甚休。惟率羣所謂購買力。乃指社會容受貨物之量。非指貨幣權衡貨物之值也。蓋國有貧象。則民生凋敝。民生凋敝。則其銷受百貨之量。必不如前。故曰減少。此率羣之論思也。不然。豈有精研計學如率羣。而不解貨幣購買力之理。雖然。社會對於貨物之容量。而亦以購買力稱之。使易與貨幣價格淆其觀念。究有濫用術語之病。此病人多犯之。率羣固不應爾。執此以難率羣。當無以應也。往者愚在民立報。嘗持論如率羣所云。則更作購買量之名。以示區別。實則此處以通常語句達之。可矣。初無立名之必要。量云力云。皆無謂之爭也。足下以爲何如。

記者足下。優鬱者喜讀獨立周報。因於足下及康君率羣。敬慕之情。兼乎師友。去歲南中再亂。周報忽焉不展。政俗靡散。誠言繁興。不得議論以匡正之者數月。而戎馬江南。音書隔絕。即私人問學之通訊。不得諸先生教導之者亦復數月。中情鬱悒。莫可申訴。殘冬風雪。適從二三朋輩。東來瀛島。問難無地。索居寡歡。偶於書廬。得雅言。讀之。知爲率羣所作。則喜。繼得甲寅出版之告。知爲足下所作。則更喜。喜今後有質疑匡謬之所也。讀雅言第五期。於率羣論「吾國今日物價問題與貨幣之關係」文中。有所疑難。莫能自解。爰假大報通信之餘。擲筆足下。暨率羣。有以闢其詬也。

率羣曰：「夫國貧之現象。必先在貨幣之減少。即所謂購買力之減少也。購買力既減少。則被購買之品質。是必減退其價值。所謂物價賤之現象出焉。今物價既不賤矣。足徵貨幣未嘗減少。」僕思貨幣之多寡。與其購買力。Purchasing Power 之富弱。適成反比例。即貨幣多則其購買力弱。反之寡則富。蓋購買力云者。非即貨幣之價格。所能購買他物之力也。歟。其本質。本與貨幣之價格爲同物。不過價格自其值。言購買力自其力。言耳。譬之昔以一枚銀幣能購二斗米者。今則僅能購一斗米。此銀幣之值 Worth 若力 power 今昔之變遷。爲何如者。價格則昔昂而今落。購買力則昔富而今弱矣。然則物價與貨幣購買力之關係。亦猶物價與貨幣價格之關係也。於此。須爲價格與物價 Value and Price 之辨。方不致紊。價格者何。謂一物值他物幾何也。物價者何。謂一物值貨幣幾何也。一馬適值二牛。此馬牛之價格也。馬值銀幣五十枚。牛值二十五枚。此馬牛之物價也。以幣值物。正如以權稱物。物之重即權之輕也。權之重即物之輕也。物之昂即幣之賤也。幣

之昂。卽物之賤也。夫果購買力與貨幣之價格爲同物者。則物價賤。貨幣之購買力必富。物價昂。貨幣之購買力必窮。必然之理。顯於事實。烏容怪者。惟學理幽玄。事象迷炫。以僕淺學。不敢自信。用述厥懷。就正達者。幸辱教之。李大釗白。

論救國

答孫君毓垣

來示發端至大。立願至宏。下才迂學。敢承是問。雖然。足下獨排謗議。登高以呼。愚果何人。敢復隨俗依違。不以狂言廣賢者之意。首條疑共和政體不足救國。鄙意解決是題。當先爲共和二字嚴定一界。不然。題未認清。遽爾發論。爲語千萬。都爲廢辭。愚見今之狂贊共和。與夫痛詈之者矣。至共和果爲何說。未易言其所以然。此誠今日社會之癥結。愚不得不因足下一言而略一論及之也。愚夙在上海民立報發爲論曰：「吾人生息專制政體之下。每過於重視共和。實則共和在人爲之。政體無能自舉。政治學者。至不細作共和與立憲之界說。共和二字。在吾文本非正譯。」(一)律以歐文之義。特爲國

(一)顧氏日知錄曰：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歷召公之案。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太子靜爲王。以二相爲共和非也。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此卽左氏王子朝所謂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者也。是共和云者。乃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與政體無關。卽如史遷所紀二相行政。謂之共和。以言政體。又是實誤。與今世平民政治復不相同。

民求福祉而已。天下能爲國民求福祉之國，固不獨世俗所謂共和也。」此論一出，攻者朋興。愚復著論曰：夫曰共和政府，其統治機關，合多數人之意見組織而成，是同時必曰立憲政府，則否。而何以解於英吉利之國會萬能，其曰共和政府，以人民爲主位，似又謂立憲政府不爾。吾聞以人民爲主位之國，莫如英，而英則非共和國。至謂民主立憲與君主立憲異者，一爲無限之民權，一爲有限之民權，此又不然。美利堅共和國也，而其民權即有限，準是種種，以爲共和立憲之別，是適自墮雲霧而莫能拔耳。然則此二制者，胡以分，曰以吾觀之，亦惟視元首之爲何物而已。元首爲世襲者，爲之立憲；元首爲選舉有定期者，謂之共和而已。凡茲所言，乃在表明共和立憲之分，在乎形式，而不在于精神。以言精神，則兩種國家，從其最高性言之，實具同一之量。詳細推論，乃須廣篇，姑不具說。惟由斯以談，今人之言共和，似含歧義，一重形式，

(一) 此指君主立憲

(二) 本社記者重民君，前作「中華民國之新體制」於德領阿福特，以元首繼承與否，爲君主國與共和國之分，引枚楮雅之晉駁之，謂昔有選舉帝國，足破斯例，愚謂凡立一國，此種例外，總須容許一二，不足病也，即如多數學者，以法律上統治權之總攬者，是否限於一人，爲君主共和兩種標準，吾國新約法則規定大總統總攬統治權，事實上又不得不容此例外也。

共和選舉元首併爲一詞。一重精神以共和必多數參政始符定義。今足下致疑於共和政體者。果謂元首出於選舉。不足以救國乎。抑謂多數政治不足以語是乎。足下或以愚爲是。問爲可怪。然愚以謂決吾大計。非分道致思。殆猶治絲而棼之矣。

愚爲此別。乃觀夫今之培植多數政治者。大失其當。欲有以箴之。蓋多數二字。最易使人迷惑。在言者意。似謂必待人口過半之數。具有參政之識。始有多數政治可言。不知當今文明諸國。能希此者。且未有也。違言吾國。此理愚前作『國家與責任』(一)已詳言之。是多數云者。特相對之詞。本非絕對之義。美儒柏哲士曰。『今日理想上之政治組織。則以多數政治之國家。行少數政治之實。』美洲民智之高。冠絕大地。學者猶爲是語。違論其他。然其言有最宜留意者。則少數政治之精神。非多數政治之國。其舉其在君主之朝。選賢任能。亦或時有然耳。目有所限。忌諱有所中。權奸有所蔽。朋黨有所軋。而欲舉凡民俊秀。充量登庸。萬不可得。不可得則非吾可貴之少數政治矣。惟國立庶民議政之制。採公平選舉之法。無過不及。恰以國中賢智脫穎自出。爲衡而又舉國。

無一有大力者圖負國家以趨所謂人才皆使之任情盡量以見於政事祇有調劑不相傾陷亦分朝野同是扶將此誠柏氏所謂理想組織信乎非多數政治之國家莫或望此也夫此種政境固自易於想像難於即真而懸此爲標使吾政所趨日日與之相近而先以做到幾分之幾爲吾政不易之基則雖盧孟復生當亦有知言之歎故苟足下所謂共和與愚今茲所釋多數政治合轍則無不能救國之疑章章明甚若謂吾國政治日入悲境其制雖善未必即適於吾則惟問悲境之來是否即爲實行此制之故民國成立三年之間爲三時期南京政府爲一時期南北統一以至二次革命爲一時期二次革命以至今日爲一時期三期之中人民之感受苦痛厭惡共和今日爲最夷考其實國會芟夷自治滅絕一門秉政才智屏息律以共和精神殆無毫髮相類之處輒以此爲共和罪豈非奇冤南京初政本無施展譬猶孩提才不才尙無可言其以共和加之試石稍用淬厲者亦惟統一政府一年間耳今之言者輒以元勛跋扈政黨橫決爲共和罪以愚觀之苟國中無奇衰莫倒之力節節與共和爲難則於元勳政黨叫囂驟突之中儘有餘地如前所言做到幾分之幾平心而論共和失敗之咎大力者負

其六黨派負其四。至共和本身則絲毫無與何也。羊質虎皮因而見瘡。遂謂虎威無足取者。豈真虎之罪也。由是以知共和救國非不能救。實未嘗救。足下之疑似稍爲政狀所局。此愚敢於反足下之意。而強以聒之者也。

然則共和果無負於今日之時局乎。曰是亦有之。是乃共和之形式。非其精神也。曩有言之精神者。共和與立憲之所同也。形式則若而總統。若而君主。其所獨也。凡國已具多數政治之精神。雖戴君主。無取革命。英倫是也。吾辛亥革命之所以不可已者。非以有君主。故乃以無多數政治之精神。故亦非虛懸精神以爲的之故。乃求於滿洲帝制之下。而不可得之。故則革命後之唯一覺悟。乃在求精神之所在矣。精神而存也。共和與立憲。在理論無擇精神而不存也。共和與專制。(一)在事實無擇。新約法有大總統總攬統治權之文。其源出於日本。然日憲於此。別有「依此憲法之條規行之」一語。緊接其後。而約法無之。吾友重民著爲論曰。「大總統乎哉。吾人甚願奉以天皇之名。以求易此最後之一句而不可得也。」(二)是謂與其假共和。毋寧真立憲。易詞言之。與

(一)此不包君主立憲如足下所贊、
(二)見本誌二期中華民國之新體制七頁、

其有獨裁之總統。毋寧有守憲之君主。何也。吾人重形式。而尤重精神也。此種理想。十九世紀之下半期。始爲歐洲學者所知。英儒梅因。至謂此乃政治學上之一大進步。而政局上之紛擾。以此廓清者至多。英之永絕革命之媒法之第三共和後。不再見革命。皆此之由也。而不幸吾人未能解之。羣以爲共和一成精神。即當隨之而見。及其不見。初不推求所以不見之故。則大罵共和欺人。不知爾所得者。僅爲形式。精神之養成。本別爲一事。而又非一朝一夕。一手足所能爲功。今有人據爾形式。以威臨爾。使爾之精神。莫由自發。則若夙懷梅因之訓。了然於某種精神。不必見之某種形式之下。當立晤命。題換位。名理逼真。是何也。卽某種形式。原不必產生某種精神也。於斯時也。重精神者。是否將由甲種形式。訴之乙種。以求解決。非本篇所問。惟在吾人。若自始不立今式。政府人之怨。誹共和者。可以不生。然則共和之有負於吾人。果形式也。非精神也。

欲知共和以外之政體。是否足救中國。當問共和以外之政體。是否與多數政治之精神相容。足下取兩言論法。以共和與專制相待。謂政體之事。不出於此。卽出於彼。鄙意未敢苟同。以專制一項。萬難兼涵。君主立憲而言也。由前所說。多數政治。不止共和一

種如假定多數政治可以救國。則救國一語。可以推之他種政體。自不待言。足下且云。克林威爾之後。王政所以復古者。以「英之君主立憲。所以保障人民之自由。較之克氏護國時爲尤至也。」是則他種政體之愈於共和。又可由斯言推見。然茲乃理論。如是至國體。胡出。乃有時勢因緣。不容勉強。今之共和。已成既定前題。寧容置議。愚之此說。特由足下所詢推論至此而已。非有他也。

民性由屈而伸。斷不由伸而屈。足下所見。確不可移。惟治道所之。往復平陂。所不能免。所謂伸者。又非一蹴而幾。其中專制復蘇。從其後而觀之。未始非民權所赴之紆徑。須知專制繼共和而生。乃一時反動之潮流。其勢不能以久。法蘭西政局。翻覆之久而頻。在二十世紀。似不至是。專制者而傾跌後起者。鑒於前此。一心直遂之。不可訓。就國中之利益情感。相質而相劑。然後有中正可守之道。盡國人而能循此精神也。求此精神。初不必得之於世俗。所稱共和之號。足下所疑不能救國者。殆此種共和耳。非真共和也。蓋真共和。未有不能救國者也。

立國首重道德。此何待論。然立國是一事。培養道德又是一事。不可併爲一談。蓋吾人

不能虛懸一道德之量爲立國至少之度。不及是焉。卽廢國不治也。所貴夫大政治家者。亦以能體察當時道德之最高性極其量以形於政耳。風聲旣樹。原有之量固由此增。殖益有昌明博大之觀。方其樹也。基本道德幾何。祇得就其原質爲之。不能驟議多也。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不蓄不得是已。然苟以蓄艾之故。置病不理。恐艾旣成而病將不待。是三年中一方蓄艾。一方仍當以他藥代治。可以推知以爲國言較高之道德。艾也。今有之道德他藥也。據今有以希較高猶病者。不求艾而廢藥也。信如是也。吾言救國當言利用道德之最高性。不當言道德之不足。放任之說。固非培養之說。亦嫌後起。足下試澄心思之。今之政局黑暗至此。果真國民道德之不足乎。抑當局者不善利用之乎。且非惟不善利用之。又從而毀敗之乎。道德之修養。固恃師儒道德之維持。則在。法律辛亥以來。苟得公忠體國之徒。在在。以民爲念。從而修明法度。嚴守紀律。以吾人夙有愛和平重禮讓之風。而謂道德未足以小康。其國愚滋。未信足下謂當今人才大抵一邱之貉。某誠不能存國。去某亦無補於亡。言之痛心。可爲揮涕。惟愚謂果善用多數政治。與言重人。寧言重法。野心不德之徒。自非竊武力。自恣儘有法以範圍之。似

不必重以爲憂也。

行聯邦制以救幅員過廣之病。大是奇策。一年以前。倡是言者。被指目爲暴徒。今似稍稍出於學人政客之口。惟舉其實而仍避其名。如足下明目張膽。欲奉以爲政策。正如春雷初發。萬象爲之昭蘇。鄙陋如愚。驟觀幾不知所可否。異日有隙。當詳就是問。加以考求。再爲專篇。以俟明教。暫不贅也。詞繁意率。無以自道。審足下虛懷。不同流俗。輒言之無擇如此。惟宥其狂疏而賜以誘導。幸甚。

記者足下。自大誌之出。輒欲陳書請益。惟以枝節問題。無與大計。牽及根本。則又傷時。且起各方感情衝突。欲言而止者。至再至三矣。將終無言乎。鬱極莫宣。發狂且死。將有言乎。身入狂瀾。其不汨沒者。幾何。雖然。吾寧汨沒。以死。不能鬱極而終也。平居設思。製爲三問。謹爲披瀝。所垂教焉。

(一)共和政體。果足以救中國否也。自美國以十三州獨立。法國大革命繼之。一時共和狂潮之所被。舉世界專制之毒。一蕪而空。雖中間梅特涅出爲摧殘。生機稍滯。然將欲遏之。轉以張之。其在今日。民主政治。幾有觀止之歎。此足尙矣。惟天下事利之所在。弊卽寓焉。福之所至。禍卽倚焉。自美利堅瑞士史蹟特異外。法之革命。互七八十年之久。政體屢更。反覆播擊。國之亡。其間不能以寸。是未食共和之福。先受共和之禍也。墨西哥及南美諸國。自有民政。卽無寧歲。至於今茲。衝盪愈烈。是未食共和之福。將永受共和之禍也。卽證以共和中。

聖之美。由麥荆尼以來。亦不得不遷就帝國主義而已。非常年純粹共和之真面矣。西儒稱共和國有條件四。曰民智。曰民德。曰富有自治之遺傳性。曰據有狹小之版圖。中國有一於此乎。無法國之民氣。而欲僥倖於七八十年間之自相魚肉而不亡。不可得也。無門羅教書之庇護。而欲步墨西哥及南美諸國之後塵而不亡。不可得也。况自民國成立以來。自上政府下至民間。號稱共和。求一稍與共和性質相近之事。而無有乎。證諸歷史及學理。既如彼。種之我國事實。又如此。而欲言共和政體以救國。竊疑為南轅北轍之類。此誠不能已於言者也。

(一) 共和以外之政體。果足以揀中國否也。共和以外之政體。則專制耳。(二) 夫天道無往而不復。否極泰來。循環終始。一部歷史。均可作如是觀。上古無論矣。中古以降。由貴族政體趨於專制。自美國獨立。則由專制而趨於共和。伯倫知理波倫哈克之徒。唱導君權。理論上又稍稍由共和返於專制。二者之利害得失。前人之言。詳矣。末學小子。可以不論。第今後之中國。能否復容專制政體。蘇生此則。有研究之值者也。考世界史蹟。自羅馬等最古不完之共和國外。國政一度改爲共和。未有能還乎專制者也。克林威爾之後。王政於焉復古。似爲創例。其所以然。則英之君主立憲。所以保障人民之自由。較之克氏護國時代爲尤至也。外此雖專制一時復活。終且紆迴曲折。以合於理想之衝。蓋愛自由好平等本諸天性。由屈而伸者有之矣。由伸而屈者未之有也。况夫中國。民性奮張。以十年來政潮。證之智識不開。則已。開則所事往往過當。今日而欲其承認專制政體之

再。現。事。可。得。耶。吾。嘗。謂。中。國。不。亡。於。滿。洲。則。由。專。制。改。為。君。主。立。憲。如。日。本。與。德。國。然。救。國。之。上。乘。也。乃。不。幸。滿。人。主。我。中。國。吾。人。不。與。共。戴。一。天。卒。至。以。倒。滿。政。府。者。永。倒。君。主。政。體。今。如。議。復。君。主。三。尺。童。子。共。知。其。非。此。足。以。徵。國。是。矣。夫。共。和。既。非。專。制。又。不。許。其。復。活。然。則。吾。國。能。於。二。者。以。外。別。創。一。政。體。以。救。國。否。耶。此。又。不。能。已。於。言。者。也。

(三) 顧或者謂歐美之國性民性與我不相比附。欲法歐美當節取其長。不當囿國吞棗。共和其國體。專制其政體。庶為得其調劑之方者乎。曰。惡。是。何。言。也。前。之。激。成。二。次。革。命。者。非。即。以。誤。施。此。方。之。故。耶。而。三。次。革。命。之。躍。躍。欲。動。仍。是。此。故。人。方。未。善。吾。思。易。之。未。及。易。而。轉。欲。求。其。方。以。為。嘗。試。姑。無。論。易。之。萬。無。成。也。即。成。焉。人。之。欲。易。其。方。誰。不。如。我。展。轉。相。勝。如。環。無。端。醫。難。易。人。藥。無。二。劑。吾。恐。蚌。鶻。之。爭。未。已。漁。人。之。利。先。收。今。之。耽。耽。逐。逐。於。吾。旁。者。決。不。許。吾。閉。門。而。自。殺。欲。期。如。法。國。冀。幸。八。九。十。年。後。收。其。效。果。決。在。必。不。可。得。之。數。矣。或。又。曰。革。命。之。所。以。必。起。非。徒。以。政。府。之。專。制。也。懼。亡。國。耳。使。某。能。發。憤。為。雄。發。揚。國。威。如。拿。破。命。第。一。彼。雖。專。制。吾。人。尚。能。忍。痛。以。相。諒。而。無。如。其。不。能。此。革。命。所。以。不。容。緩。也。斯。言。而。信。則。吾。不。能。不。怨。吳。天。之。不。弔。矣。何。也。自。古。創。業。皆。屬。英。雄。獨。至。民。國。而。乃。無。有。某。誠。非。其。人。也。並。世。人。才。誰。則。是。之。某。之。不。諳。治。道。予。智。自。雄。誠。足。以。亡。中。國。而。有。餘。然。尚。能。統。一。全。國。苟。延。殘。喘。取。而。代。之。誰。則。相。勝。今。且。假。定。吾。人。(一) 氣。力。足。以。倒。某。黨。(二) 突。然。能。殲。滅。使。無。遺。種。否。耶。如。其。不。能。內。訶。之。局。勢。不。能。免。競。於。內。者。未。有。能。競。於。外。者。也。所。謂。救。國。

(一) 凡維新志士皆包在內
(二) 指現在使政與某有特別關係者言

事。非。欺。人。之。說。况。乎。月。疊。而。風。澗。潤。而。雨。機。微。之。先。見。者。君。子。皆。能。導。其。公。例。以。決。將。來。道。德。者。萬。務。之。基。也。無。道。德。一。切。學。問。策。術。俱。無。所。屬。幸。亥。以。還。風。船。之。墮。壞。入。心。之。腐。敗。等。洪。水。而。烈。猛。豔。官。之。可。為。傷。心。吾。非。不。謂。吾。人。道。德。較。之。某。黨。為。優。然。以。區。區。百。步。五。十。步。之。差。遂。謂。某。黨。不。足。救。國。吾。乃。能。之。此。種。大。言。情。詐。傾。聽。吾。竊。詳。察。人。心。以。衡。國。運。政。謂。有。某。未必。足。以。存。無。某。未必。不。足。以。亡。今。猶。有。咸。否。人。物。校。論。得。失。者。乎。愚。以。為。無。上。無。下。無。貴。無。賤。無。男。無。女。無。新。無。舊。所。謂。一。邱。之。貉。莫。或。擇。焉。矣。道。德。之。重。要。也。如。彼。國。民。之。無。道。德。也。又。如。此。此。而。不。究。漫。言。救。國。俗。言。畫。餅。充。饑。得。毋。類。是。或。有。病。道。德。迂。遠。無。近。效。者。然。以。吾。體。之。道。德。不。存。救。國。一。語。永。久。未。由。說。起。惟。孟。子。曰。今。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是。及。今。培。養。未。始。即。無。著。手。之。方。於。是。問。題。之。呈。於。吾。前。者。乃。必。培。養。道。德。學。問。始。足。以。救。國。乎。抑。仍。舊。放。任。之。亦。足。以。語。此。乎。此。又。不。能。不。亟。亟。研。究。者。也。

至。謂。共。和。政。體。必。以。幅。員。狹。小。為。宜。然。美。利。堅。大。國。也。共。和。之。政。首。稱。完。美。是。其。條。件。並。不。含。絕。對。之。義。可。知。或。言。美。之。完。美。以。行。聯。邦。制。而。然。瑞。士。亦。如。是。然。則。中。國。將。來。其。行。聯。邦。制。以。調。節。幅。員。過。廣。不。能。統。一。之。弊。或。亦。一。策。乎。此。吾。平。日。之。所。思。維。而。欲。奉。為。政。策。者。也。雖。然。以。上。三。問。題。不。能。解。決。而。貿。貿。焉。談。政。策。所。謂。不。知。三。年。之。喪。而。期。小。功。之。瘳。放。飯。流。歡。而。問。無。齒。決。者。也。前。路。茫。茫。憂。心。如。搗。未。免。有。情。話。官。孔。長。招。蔡。聚。風。所。不。敢。計。惟。質。左。右。以。求。解。答。倘。能。曲。諒。賜。以。教。言。幸。甚。幸。甚。孫。毓。坦。白。

論政本 答GPK君

有心哉。足下之辱是書也。足下揭爲同之弊曰私。凡古今帝王雄桀之所爲。皆出於私之一念。卽最近政爭。若而政府黨。若而國民黨。並爲私所役。急於求同。前者能同其同而勝。後者不能同其同而敗。勝敗既定。同異尤堅。今日異者流亡。他日以異培同。同者之流亡亦將如彼。法蘭西之往史。行再演於神州。事實具存。無可挽救。愚所倡有容之說。決不行於今茲。結尾則祈禱大賢之生。承兩敵而收兩長。奠定共和。爲法後世。語長而心重。愚雖百奮其舌。未能爲此言也。雖然。鄙意所在。似仍有與尊說相表裏者。請得引申前論。爲足下更廣陳之。私說尙矣。愚論之中。未標是名。固含是意。苟無是意。卽不見。同所謂「專制者何。強人之同於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於己。卽莫不欲專制。故專制者獸欲也。」是卽私也。自古善爲專制者。莫如秦皇。其爲同之證。集於壞封建設郡縣。柳州爲之言曰。「秦之所以如是者。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蓄於我也。」故足下所爲私說。不可易矣。惟愚審其爲私也。以有容之說箴之。足下審其爲私也。以爲有容之說。決然無效。此其異趣處。然細按之。則固由於見地未同。不必多所抵牾也。蓋愚有容之說。非以豁達大度。期於一人。乃以盡分明職責之大衆。故又曰。「專

制者默欲也。遇此默欲，使不得充其量，以爲害於人羣，必賴有他力以抗之。一有容之道，使之自由聽從，固無可望，而迫於外力，舍此不足自存。歐史之中，其說以是而奏效者，例不鮮也。由是推勸，足下所設數問，以有容之道，未可期者，可得而答矣。有容果以有抗而得，所得之數，未必卽如所抗之數。然既已出而抗之，決非有所不屑，故不甘心之說非也。此其一也。有容而生於抗，同者焉能自保其私，毫髮不動，異者之攘臂相爭，實有容中必涵之性。此其二也。三項異者妨同，義同二四項異者，不忍其容，義同一，愚知足下必且發爲問曰：抗力之生，必其國有自由，人民運用政治，不達挫壓，否則惟有出於革命已耳。革命者，兩力相易之謂，以言相抗，恐非子義所包。今國內武人專橫，自由掃地，命且莫保，安能言抗。縱曰能矣，而抗者夙以叛逆，與當局互爲誅求，雄者安於失敗可耳。安肯便與敵讎，共議政事，是抗終莫有容。又何來。愚以爲足下之見，以論國中政局，微失之偏。蓋當同者之爲同，乃以極少數人之意，強制天下，其見爲異，而爲所逼，侈者正不獨。國民黨抗者，合衆異以抗，一同非謂獨，以何黨爲抗也。國民黨失敗至此，其所取之策，舍再興革命，莫由。此其利害得失，乃別一問題，惟己出於絕對之途，於

人之地位異於己者終不當加以詆訶使人不獲利用所以施其抗真國民黨人其所求者亦國家之治安耳謂治安之術惟彼獨操他無有知之揣其設心必不若是則有外於吾黨能以術措國於治於安者在彼視之宜若己出愚爲此言非謂國中果有理平之望以見象察之自非無自將不爲是言也特愚有容之說爲用至廣必一國之人羣解是道然後爲國可進於近世憲政之林苟革命黨人褊狹猶昔以辛亥以前之排所謂君憲黨者排今之政治手段異於己之人焉則政運循環癸丑之敗行且再見於成功以後此等理解實年來政訓之所施吾人所當虛懷受之者也足下謂同異之分已如水火惟有相迭決莫能容一七八九年以後一八七一年以前之法蘭西卽吾前例是又當分別言之夫異者見惡於同若是而謂有道求容於同自爲贅論惟彼不容我吾當容彼吾容不見於相迭以前終且見之於相迭已後法蘭西革命互若干年彼此代興翻覆仇殺是乃不解革命之咎彼第三共和之初當事者卽已知之乃力更前失純從調和入手始克奏效不然此四十年間法人必且相屠未已也吾人生於其後失德亂政紛陳吾前正殷鑒之足資焉前車之同覆（二）昔者英人自誇其革命之

智而致諄於法之先烈。爲謀未贖。法儒雅璉。(二)爲之言曰：「如以英法革命相較。謂後者之期長。而爲禍烈。則當知英之革命。遲於法蘭西一世紀也。」(三)果英鑒於法。法亦自鑒。因收革命之功。而遠革命之害。則吾人不當妄自菲薄矣。待講明賢者偶爲不擇之言。當不料聞者走狂潮而入迷霧。能使吾政局三四覆而不一。精英蕩盡。國力大疲。其在今時。或且亡國。惟事有必至。可以前知。此愚之所大懼也。足下思之。以爲何如。或曰：「今政府逞其兇殘。爲之俵者滿天下。而子漫以有容期諸革命之成功者。人不以爲不入耳之談。來相勸勉。卽以爲設淫詞而助之攻。子將何以自解。」愚曰：「然前者愚猶將強聒之。後者則疑似之辯。口舌不能勝。無如何也。往者政本論初出。有李君北村貽書爭之。謂與客論議是篇。客以謂『異同之義。主客變置。惡政府以一私部之異。壓天下使從同。天下惟有固守其同。令公同不爲私化。此主之義。足下乃懇懇忠告。又

(一)吾人於法國大革命史事。恆語焉不詳。若有人論茲小史。或譯一成書。其爲益於社會。決不少也。

(11) (Paul Janet)

(12) 見所著 *Histoire de la Science Politique* 卷一頁

導之以有容。究所望之結果。非盡納天下之公同。悉同化於彼之中。不止此。客之義。客義充塞。國民無不類矣。夫安得此亡國之政本談。『愚答之曰。』愚之所謂有容。乃在使異者各守其異之域。而不以力干涉之。非欲誘致異者使同於我也。果誘致焉。則是好同惡異矣。好同惡異。正愚說之所不願。排焉能翻覆。一至於此。苟愚說而有力也。則客所謂公同者。對於政府而見。爲異政府有容。將不干涉其公同之行。爲公同而在議會。爲多數政府。卽翻然而下野。英倫內閣是也。公同而在革命軍。有天下之半。王朝亦欣然而遜位。滿洲皇帝是也。又安見有同化於彼之部中者哉。』此其問答。載在第二號雜誌中。足下遠在重洋。初手一號。故未之見。今讀取而觀之。於足下所持。四不可期之說。能得一二分解脫焉否也。若謂當世私欲橫行。此說無幸存理。則古今藥石之言。以很忤當時。不見采錄者。何止千萬。今之政本論。亦於千萬中占其一數已耳。又何怪也。足下謂『休休有容。可冀於民德較純之時。而難期於民德正濬之日。可冀於法度較備之後。而難期於道揆法守蕩然已盡之秋。』似亦難以一言盡之。愚唯問足下所持之策。是否欲以專制易天下。苟不爾者。行憲政一分。卽須有容之量一分。吾民德卽不

純而至。憲政無可施行。恐亦未必。法度未備。誠哉是言。然正惟未備。亟宜定憲。今乃以此。遮憲政使不自進。無因之果。何所自來。且在今日。當知民德未純者。半由爲同者。毀敗之也。道揆法守。蕩然已盡者。又八九爲同者。釀成之也。以有容進之。乃正所以移其一切。暴戾無度之總因。足下以爲未可竊所未解。是故文化之稚。惟有容足以成之。黨派之擾。惟有容足以靜之。民俗之偷。惟有容足以厚之。英倫憲政。以此益臻上理。吾固不敢望彼。然正宜以此而登憲政之堂。遽謂不當效法。亦如前言。惟有舍憲政。不言己耳。毋乃自毀過甚乎。足下疑不好同。惡異之說。行之英倫。人情與理論。斷難盡合。似亦不然。大抵英倫之政。則乃由事實歸納而來。非學者製爲訓言。政家從而採取。彼所謂不好同。惡異其精。詎不外聽反對黨之意。見流行此語。發自梅衣。(一)政習則先梅氏而立。果反對黨之意。見能自由發抒以上發抒之度。何似視其本力。以言不好同。惡異之習。無高度低度之可言也。雖然足下之言。中乎事實。愚欲以空言而迴世變。信爲不度不量之尤。然區區之心。無能自己。愚公之誦。所不敢辭。得大君子觀之。惟取其詞不

計其效。則愚文已非虛作。無復恨矣。書詞繁委。不能盡意。幸爲道自重。復有以教不肖。臨紙無任馳念之至。

記者足下。展讀大著。所以講明學術而教道國人者。甚正且誠。欽企何極。嘗觀君子之論治也。不以其著而以其隱。不以其敷布條教之端。而以其飲食笑言之節。授之今古。莫不同符。今先生慨然太息於好同惡異之私。反復陳辭。若有所不能自已。可謂勞矣。然而人世之所以斲其同。與其所以致其異者。豈其生而然哉。不佞以爲必有迫之激之。使之不得不好同而惡異者在也。今先生於同異之弊。言之至痛。而獨於人之所以好同與其所以惡異者。略而勿道。儻所謂僅論其著。論其敷布條教之端者乎。聞嘗衡觀列國。從極千年。人世擾攘。英傑代興。當其伐罪弔民之時。義聲薄雲之日。舉世未嘗不曰。僕我后。後來其蘇。聞望可謂至盛。然自不佞論之。所謂弔民伐罪之端。一言以蔽之曰。私而已矣。往者天相美國。誕降華氏。連任以還。毅然敵旣軒冕。超於塵埃之外。吾曹視之。以爲靖國之英。誼應如是。而世之論者。睹華氏之遺棄大位。暨古橫今。無其偶比。莫不驚歎。嗟嗟。不知所稱道。何者。私已之習。既著。強者以是爲常情。弱者以是爲取。則偶有睹乎反於此者。安得不以爲詭怪。理有固然。曷足異乎。

三代盛時。勿可聞矣。降至於秦。夷六國。焚書時。坑儒士。銷兵器。天下騷然動矣。此爲同之弊也。然彼之所以爲同者。果何道乎。其亦曰。不同無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劉季奮起。誅暴秦。秦民安之。其後滅楚。王殺韓信。

自將擊擊布。戒吳王濞勿反。此爲同之弊也。然彼之所以爲同者。果何道乎。其亦曰。不同。無以永保帝王之業。於劉氏子孫也。且推而廣之。如法之拿破侖。固曠世英物。吾曹所心賞也。彼其屢屈奧師。孤海上之英國。爲歐國之遠征。百折不爲之下。至死而勿悔者。亦爲同之弊也。然彼之所以爲同者。果何故乎。其亦曰。不同。無以立大一統之法。爾西圖帝王之業也。退而觀之。如德之威廉第一。亦近世之雄主也。得俾氏爲相。有魚水之懽。敗奧人於南部。屈法國於西陲。頻年征伐。泰然勿顧。放黜社會黨。獨斷獨行。亦爲同之弊也。然彼之所以爲同者。果何故乎。夫亦曰。不同。無以建新邦。固吾國也。凡斯所陳。先生所知。而不佞之所以復喋喋者。蓋以明爲同爲異之端。固大有故在也。夫同之與異。其別至殊。其性至差。猶黑之與白。冰之與炭。薪之與腐。納之與鑿也。不惡異。無以成夫同。不好同。無以惡其異。欲同其同。必先有以異其異。不異其異。更不能有以同其同。不能好同。即不能惡異。異之惡也。愈甚。即同之好也。愈力。同之好也。不甚。即異之惡也。不深。凡斯二者。消長迭乘。始之於道。繼之以激。而皆本之於私。既道既激。而好之惡之。亦若皆本於固然。而勿以爲怪。今先生進其說曰。有容。詎有寬乎。且其有容之德。固先生所習聞於西方。而痛揭其說。將以救垂亡之中國者也。自不佞論之。爲治有先後。而民德有純雜。休休有容。高矣美矣。然可冀於民德較純之時。而難期於民德正滑之日。可冀於法度較脩之後。而難期於道法守蕩然已盡之秋。故以今日文化之推。黨派之擾。民俗之偷。而欲與憲政鼻祖教化大著之英倫。考較乎今古。比量乎短長。誠不知其可也。抑所謂無好同惡異之別者。亦比較之言耳。若以爲絕對之辭。吾敢斷今日之世。尙無其境。然縱曰比較。而比較之度。又至何等。其在英倫。無好同惡異之習之最高度。果

何如。而其最低度。又何如。先生亦嘗有所計乎。且至若何限度。始爲非好同惡異之私。又較至若何限度。始涉於好同惡異之習。求之理說。固屬非難。而求之人情。恐亦不易。英倫學者之理說。固極通平。而其政化之人情。未必悉爾。先生今說於人曰。不好同惡異。亦嘗取理說人情而一。衡之乎。雖然。不佞固有言。不好同惡異者。比較之辭耳。故英倫之政潮如何。是否盡符理說。姑勿深計。而以之較吾國之今日。吾敢鄭重語人曰。英倫政治。不好同惡異。不好同惡異。然則先生之所以持是說者。誠今世知言者徒也。

共和肇造。已更三年。不圖三年之中。竟有千年之別。何者。私之害之中於人。夫固以爲固然而流於不自覺也。曩者國民黨崛起。南中乘國是擾攘之日。以享盛譽。有道仁人。莫不引爲大懼。何者。功名之際。自古爲難。况當此爛唐鼎沸。可成可否之秋者乎。不意民風既作。萬竄怒號。某法則強人之同。某人則強人之同。某事亦強人之同。心之同。既不可斬。轉而斬名之同。進之同。既不可斬。轉而斬退之同。然則所以拳拳於同者。果何道乎。曰。私而已矣。既中夫私。於是乎不能不求同始也。出之於迫。蓋欲固其私。不得不迫於求同。既也。出之於激。蓋知不能有其私。不得不激於好同。好同。惡異之術。不能勝。夫人於是遂不能有其私。申而言之。保其私之術。不好同。惡異之敗於人耳。國民黨。既不好同。惡異之故。而敗他人。則以好同。惡異之故。而勝矣。人之好同。惡異。既勝。則其好同。惡異之志。益堅。而術益工。而揭其根本之端。一言以蔽之曰。私而已矣。始則欲保有其私。於是乎迫於好同。不好同。則其私必不能保也。繼則欲固有其私。於是乎激於好同。不好同。則其私更不能保也。其昔日之亂議會。易總理。設護軍使。民政長。副都督。權職。此迫於好同也。後日之黨魁。選舉。廢議會。訂定約法。

排斥政黨。廢地方議會。安布強兵於國中。驟躡新聞界。非僞僕龍鍾者不用。非奴顏婢膝者不顧。亡國大夫。盡
靡廟之才。異俗客卿。亦館閣之選。此激於好同也。追激相生。而好同惡異之天演。亦與之日進。今先生太息而
告曰。有容。豈有幸乎。且其有容之說。更不能期之於喜權弄勢之徒也。何則。蓋以好同之故。而惡異已深。假曰
有容。能計異者之終於甘心乎。如其不能。則有容之說。不可期也。此其一也。抑以好同之故。而異者已去。同者
之私更厚。假曰有容。能計異者之終不攘臂相爭乎。如其不能。則有容之說。不可期也。此其二也。惡異之故。既
已大矣。庸功而好同之程。日進不息。終且欲長葆其同。假曰有容。能計異者之不妨其同乎。如其不能。則有容
之說。未可期也。此其三也。異者既被惡。日孳孳以疾其同。必去其同而後快。假曰有容。異者能忍其容乎。如其
不能。則有容之說。未可期也。此其四也。由是觀之。先生之所謂有容者。蓋亦僅矣。不事惟是。同異之說。不佞固
言。迭相消長也。同者得勢而異者流亡。設今日所謂異者而得勢。則今日所謂同者亦必流亡。蓋今同異之分
已如黑之與白。冰之與炭。薪之與糶。納之與鑿。終無有容之期。吾曹觀於一七八九年以後。一八七一年以前
之法蘭西。夫豈非彰明較著者耶。夫不好同惡異。政治家之美德也。然必政治家俱稍稍有此美德。而後可以
有所表見。否則一政治家之不好同惡異。無濟也。卽同一異之中。而有一焉不好同惡異。亦無濟也。不特無
所濟。或且得真反焉。甚矣人人之難知。而於飲食笑言之節。未易言也。

雖然。先生不好同惡異之說。固不佞之所欽崇。且爲先生誦千遍萬遍而不辭者也。然而欲其說之見諸行。政
之衆而皆可從。其道果何如乎。自不佞論之。今日同異之私。已逢絕地。雖有聖哲。莫可如何。何者。衆人所趨。勢

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滌生之言不可輕也。然物極則反。亂極思治。苟有不世之英。承兩敵之後。揭正義以倡天下。冀共和以安人心。攬兩方之賢。表有容之德。樹東方之型。作後人之法。較今日影響之捷。殆萬萬也。先生其有意乎。事冗暑短。苦不盡意。每行三十九字。殊困人。不得已自由爲之。冀諒我。並問安善。G.P.K.白。

論內閣制 答羅君侯

尊問發端至大。以愚學疏才下。焉能解答。惟以足下製題之切。請得效其一得之愚。白芝浩以名部刻畫君主。讀其文者必疑君主不存之國。制將莫立。不知白氏所謂名部與君主合體。乃事實之偶然。非理論之所必有。宋人耕田於株。得免釋耒守株。冀復得之。免不可得。身爲宋國笑。以衡政制名部。免也。而君主則株。舍君主不言。名部是守株之類也。當爲白氏所笑者也。當白氏規言名部時。法蘭西第三共和尙未成立。彼固言內閣之制。可用於非君主國。人多笑之。法之千八百七十五年之憲法成。始足以問執人口。白氏親遊巴黎。究察政狀。歸而著錄。以耀於衆。(一)實則白氏所爲。愚猶病其淺理之所在。初不俟例證。卽法蘭西不同英系。其說之堅如故也。惟事實如此。可從論思。

名部者由內閣制而得者也。果行內閣制，名部即相應而起。君主可也，總統亦可也。前者視英後者視法，若元首而不得字爲名部，則必其國未行內閣制。此在君主曰君主，專制制在總統曰狄克鐵特制。(一)或總統制不足言內閣也。內閣且無有亦尸位者，流奚言責任奚言推行盡利故我無所謂名部者存而於內閣有所責望無是道也。至今日當塗之人能否納之名部，吾因以舉內閣之實則事實問題，非更端論之不可。足下達者見之必整，愚之喋喋徒爲多事，請勿贅焉。

記者足下讀甲寅尊譯白芝浩內閣論，洵屬傳意畢具，甚佩。茲有質疑之點二：其一，我中華民國國體，確定不易。學者論政，貴有貫徹主張，以健輿論。倘我國實行內閣制，又得天假奇緣，國人長足進步不數年，而政爲精神竟亦能立法行政融成一片，然我無所謂名部者存，在責任內閣設施政事，果能推行盡利乎？其二，倘所謂名部者必不可少，學者應知我國現在名部所存之處，以詔告國人，而此名部人物將政治上如何發生關係，責任內閣設施政事，仍能推行盡利，以上兩端，敬乞見教。羅侯白。

論出廷狀

答戴君承志

來示翹出廷狀以示讀者，追其法意，明其體要，以見此制在自由國爲極可愛重之物。其於國人之法律觀念，所益實多。愚亦受益者一人，本無可說，惟細審足下以出廷狀

律與刑事律交爲思索。始疑其有重床疊架之嫌。終以爲有相得益彰之善。似乎二律根本相異之處。尙有餘地可容一言。賢者居懷。既樂使一曲之士。得竟其說。請卽約略陳之。尊論謂刑事法果善。犯罪人縱極狡詐。莫逃法網。誠然於斯。爲刑事法著其精要。則是法者。所以使一國無不罰之罪者也。而出廷狀之精要。則異乎。是所貴夫。有斯狀者。乃吾之身體。受人拘禁時。而吾可訴之於此。以復吾故態也。則是法者。所以使一國無偶犯之自由者也。易詞言之。卽所以使一國無無罪之罰者也。雖曰凡訴訟必有兩造。刑事法正面正甲之罪。負面卽保乙之自由。出廷狀法正面保甲之自由。負面卽正乙之罪。二者功用固自相通。而卽法論法二者各有特殊之領域。非嚴爲區別。不足以得其真性也。戴雪曰。『或謂人受違法之拘禁。一旦得釋。彼有權控違法者治其罪。或科以金以爲賠償。此卽人身自由之保障也。余則以爲毫無意味。如丙拘丁。丁不能脫。丁卽了然於他日之得罰丙。或科丙金。無補於當時之事實也。丁之所欲得者。自由之恢復耳。此不可得罰丙云云。皆成廢語。當福祿特爾囚於巴士的獄也。倘有人告之。彼一出獄。可以捕敵而要其償。吾知決不足以慰此老也。且惟其出獄後。可以正違法者。

之罪。違法者。或因而覺悟。錮之終身。使無出時。由是觀之。人之法律上。自由爲人。干犯縱有法。詳爲規定。使無遺罰。而無相當保證。使人一受不法之拘捕。卽得脫出。以云自由。保障尙屬欺入。故在吾英。創有出廷狀律。斯律者。卽爲具此保證而立者也。由戴說以觀。是出廷狀之精神。全在還人自由。一層得違法者而罰之。與否。乃在第二步。且適用出廷狀律之結果。固有得侵人自由者而罰之者矣。然此律之第一強點。在鞏固司法獨立。而削行政部任意施罰之權。其在英倫。茲例甚夥。此則違法者。又不必有刑事問題發生也。前聞章太炎先生。襍被出都。行抵東站。爲總統府人。遮歸幽之龍泉寺。置兵守焉。太炎之友。無如之何。倘有出廷狀律。無論何人。可向法廷請狀。則太炎被繫之故。當在廣廷衆目之下。一一陳明。凡政治便宜。無關律意之談。當不爲法官所採。而太炎可出矣。然課總統府。以刑事上責任。恐未能也。卽在民間。運用此律。亦恆無刑事意味。例如有父幽其成年之子。後見人匿其所。後見者。其親其友。俱可請狀提審。此又入乎民事範圍矣。要之出廷狀之作用。在出人於不自由之域。刑事法之作用。在

入人於不自由之域。前者惟恐無罪者而被罪。後者惟恐有罪者而不被罪。一爲消極。一爲積極。此其所以異也。凡此皆足下所能想及。猥承許與。使更作數言。相爲發明。輒復略論如右。當否請賜教也。至英美成律。譯成國文。其事甚善。惟非本誌篇幅所許。異日有機。當有以報命也。

記者足下。愚昔讀民立報大著臨時約法與人民自由權一篇。卽深信出廷狀制度足以保證自由。但於與刑事法區別之點。則不能無疑。蓋人若違法逮捕拘禁訊問處罰。人在刑律俱有相當之制裁。而刑事訟訴律。除檢察官實行搜查犯罪提起公訴外。又許被害者之告訴。他人之告發。是罪刑既有法定。而訴追機關又極完備。犯罪人無論如何狡詐。終難倖逃法網。人身自由。因是得受完全之保障。於斯復立出廷狀以保護之。未免有重床疊架之嫌。然觀貴誌自由與出廷狀一節。則又恍然如有所得。簡而舉之。得兩義焉。一。刑事法一事。出廷狀又一事。二者有相得益彰之妙。而無水火不容之虞。二。刑事法縱屬盡善。若無出廷狀以輔之。則人自由終難得完全之保障。蓋刑事訟訴律。雖許被害者之告訴。他人之告發。而提起訴訟與否。則屬檢察官之職權。若檢察官拒不受理被害者。卽無伸冤之途。雖刑律嚴。檢察官應受理。而不受理之罰。然於事實上。終屬具文。因應受理。而不受理。不能爲抽象的論定。而須調查證據。其事緩而難。且官官相護。中外不免誰肯執法。以相繩。然則刑事法下之所謂自由。殆所謂龜口之鼠之自由。反之。有出廷狀以護之。則一有違法侵人身體之

事件發生被害者或其戚友皆得向相當法廷呈請出廷狀而法廷不得不諾毫無自由裁量之餘地而加害者一接出廷狀亦不得不依限率被害者出廷陳述理由並受審判萬難藉口而不前是自由朝被侵害夕即回復無冤苦無所告訴之慮宜乎此制爲實愛自由之國所重視也然我國治法學者大抵取材東籍而所設施亦皆效襲日本故出廷狀制度國人未嘗夢見大記者雖著之於篇而了解此制之作用者恐仍不多鄙人不揣庸陋妄貢己見望足下進論此制並將英美等國出廷狀律譯成國文加以批評俾立法者有所取資而國人藉省覽焉足下以爲何如戴承志白。

論宗教

答高君一函

手教所論乃哲學根本問題不學如愚何敢爲一辭之贊雖然西哲有論及此者間嘗涉獵得窺一斑請爲賢者證之宗教本於歸依上帝論列宗教有無首當進叩上帝有無足下祇謂玄奧難知之理委爲天功終不可通懷疑不明之道歸諸神祕有所未安而未嘗推究天功神祕是否確有其物可委可歸愚意足下由此推劫而能得一圓滿自足之解答則玄奧者未必真難知懷疑者未必真難明而一切問題皆歸冰釋矣笛卡爾者哲學之母也其學從尊疑入手凡非深明其理而以爲實在者決不妄語本此爲推世間萬物在在可疑所無可疑者惟我何也我有思也苟我能設思其事非妄則

我必非妄。若謂我不能設思。疑亦思也。卽無由起。苟能疑。非妄。則能思。必非妄。於是凡吾思之而明了者。皆真相也。舉明了之思。其中有最要者。爲上帝觀念。上帝現於吾思之中。實爲一完全無對之體。人類者不完全者。也不完全焉。知完全爲何相。是知此相發於人之腦中。必有主宰者焉。卽上帝是也。笛氏主二元說者也。以爲心純乎覺。物純乎境。覺境兩離。非上帝從而斡旋。不生連繫。其徒司賓挪莎則主一元。謂心物同爲造物之見相。舍宇宙萬物而言上帝。實爲不詞。上帝者卽物見之體物而不可遺者也。此雖與師說有殊。而以邏輯絕嚴之律。證明上帝之存在。則較笛卡爾愈有加焉。爲說過繁。茲不徵引。要之二氏皆理學名家。有神之論。悉本科律。揆之足下論事求徵說理。推故之意。信乎未睽。卽在吾儒所言亦間與西賢合轍。荀子曰。信信信也。疑疑亦信。必以疑疑爲信。而後一切論思之本。以堅由是而之。宇內萬象。皆不難求其歸宿。足下謂不聞懷疑爲信。似乎百尺竿頭。尙可更進一步。此種蕪詞。知早在高明意境之內。猥承下問。輒復陳焉。殊自忘其無似也。至前者拙論有謂通其不可得通。安其所不自安。本爲愚民說法。殊乏哲理。可論之資。言非一端。夫各有當。不以詞害意。是望達者。

記者足下。綜觀論孔教諸篇。似以宗教爲人類所必不可無。耿耿余心。思有所白。顧余所欲就正者。非尊孔尊耶之執。乃人類應否終有宗教問題也。關於此端。論者約分二派。一派謂宗教起於民智淺陋。惟太古愚民行之。民智既深。卽不需此。一派謂宗教本隨時之義而成。與天地相終始。太古民智單弱。見異而驚。故宗教之事起。人智彌進。推知彌遠。遠則不可思議之境。彌多。故宗教之義。日離跡而卽於玄。其託愈幽。其行愈遠。質言之。一謂宗教與民質爲相對者。一則謂爲絕對者也。夫推論萬象。必歸一元。字內真宗。幾皆認爲通論。然惟心惟物之爭。至今而未有已。余拙且陋。於二派未敢置辭。就鄙見所及。則重惟心。主張直覺自證。易詞言之。謂論事在求其微說理。貴推其故而巳。宇宙既形。此顯象。懸示吾人之前。斷非徒有象而無理事。有象而理離微者。乃吾知之有涯。不得謂彼爲神祕。吾友趙子壽人。謂佛家言不可思議。卽是佛家怠惰。其言雖通。要足策人猛省。斯賓塞曰。學之道出於思。由明而誠者也。教之道本乎信。由誠而明者也。然則守漠然之信。何如由釐然之思。信爲當然。何如推其所以然。信此不可知者爲愚。哲法疑之。資何如懸此不可知者作萬衆研鑽之的。天地萬象。幽渺無窮。如無盡小數。任除至何位。終有餘數。此理余固確信。然進除一位。則得數亦進一位。位位相續。謂仍有餘數。則可謂得數非多明一位。則不可。人類之推知。亦猶是耳。昔者地雷風火。舉拜爲神。今雖四者異因。仍不可得。卽象推尋。歸諸物理。不謂設於神意。此理固甚明矣。夫信之對。爲疑。疑疑爲信。不聞懷疑爲信。誠之謂。爲不欺。自欺爲妄。不聞自欺爲誠。今指不可知者爲神造。在學理。不得以爲疑。守不能明者爲天。真在人。道不得以爲妄。如其理玄奧難知。則委爲天功。其道懷疑不明。則歸諸神祕。卽如足下所闢通。其不可得通。

安其所不自安。所求者在通。以其玄奧難知。則通之途已塞。不通爲通。則通之本已誤。所求者在安。以懷疑不明。則安之念已搖。強不安爲安。則安之本奚著。余愚竊以爲不明則不通。不誠則不安。假不明者以爲明。定不安者以爲安。則隣於妄且欺。人道期於徹實。謂此既妄且欺之行爲。必與人道相終始。天地無終極。而此行爲亦隨之無終極。若佛家所謂真如無明。終古並存者然。猶詔人曰。此信也。誠也。說將何以自圓。余鈍根深。不得圓滿確證。終病不能釋然也。其說甚長。非單詞片語所能如量以白。特示概念。以就正於博學鴻識者之前。其必有以撥吾心霧。渙吾疑團者。庶可識也。此問題爲根本。尊孔尊耶爲枝葉。而某教挾門戶之爭。某教作事功之梗。某教嗜於利祿。某教流於僞妄。舉爲教徒之罪。又下此而爲枝葉之枝葉矣。雖然。滔滔斯世。習見方深。意根盤錯。固執成性。學敵情發。負之以騙。是非膠葛。其胡能理。君唱尊耶。愚又問鼎於宗教。擠吾等於地獄。憐吾等於名教罪人之列者。必紛然放矢矣。意氣之爭。應之將恐至於無暇也。懷乎。悲夫。高一涵白。

論譯名 答容君挺公

本書所論各節。委曲周至。一讀傾心。非精於譯例者。不能道其隻字。甚盛甚盛。惟足下所言。有稍稍誤會鄙意者。有終爲鄙意不欲苟同者。推賢者不恥下問之心。廣孔氏各言爾志之義。請得爲足下瀆陳之。愚之主張音譯。特謂比較而善之方。非以爲絕宜無對之制。且施行此法。亦視其詞是否相許。尤非任遇何名。輒強爲之。足下以愚言譯事。

以取音爲最切。致來物曲影直之譏。又以愚說所之。百科學名。都爲羌無意趣之譯語。實則愚自執筆論此。未嘗爲此絕對之言也。夫以音定名之利。非音能概括涵義之謂。乃其名不濫。學者便於作界之謂。如譯 Logic 爲邏輯。非謂雅里士多德。倍根。黑格爾。穆勒。諸賢。以及將來無窮之斯學。巨子。所有定義。悉於此二字收之。乃謂以斯字名斯學。諸所有定義。乃不至蹈夫迷惑。牴牾之弊也。果爾。則足下謂「科學」領域之張。咸伴時代之文明而進。卽同一時代。學者之解釋區畫。言人人殊。適足以張義譯之病。而轉證音譯之便也。足下亟稱日人。謂其辭書。鮮從音譯。且邏輯一名。彼邦傳習之初。殊名紛起。卒定於一。舉國宗之。則愚知其所譯邏輯之名。乃論理學也。論理學 Science of reasoning 云者。斯學稚時之定義。其淺狹不適用。初學猶能辨之。今既奉爲定名。於斯別求新義。是新義者。非與論理一義。渺不相涉。卽相涉而僅占其小部。總而言之。作界之先。當先爲一界。曰論理學也。名界牴觸。至於如此。寧非濫訂名義者之惡作劇。是果何如直取西名之能。永保尊嚴者乎。足下謂「義譯須作界。音譯更不能不作界。」此就界而論。尊說誠是。若祇言譯事。定音與義胡擇。則義譯固然。音譯

乃不爾也。義譯之第一障。害即在定名之事。混於作界。先取一界說。以爲之名。繼得新界。前界在法。當棄而以爲名之故。不得不隸新界於棄界之下。若取音譯。則定名時。與界義無關涉。界義萬千。隨時吐納。絕無束縛。馳驟之病。利害相校。取舍宜不言可知。循是而談。苟音譯之說。學者採之一名既立。無論學之領域。擴充至於何地。皆可永守勿更。其在義譯。則難望此。邏輯初至吾國。譯曰辨學。繼從東籍。改稱論理。侯官嚴氏陋之。復立名學。自不肖觀之。辨義第一名義。次之論理。最爲劣譯。東學之徒。首稱論理。名辨俱無取焉。內地人士。似右嚴譯。次稱東名。吾邦初傳之號。反若無覩。今吾學子。似俱審邏輯爲一學科矣。其名胡取。尙無定論。然則足下所謂「一學成科之始。學者爲之授名。後其學遞衍遞變。名則循而不易。」以譯事論。音譯誠將有然。義譯似未易語。是足下取證日人。謂一名既定。學者相率用之。不更交相指摘。以破愚爭符不止之說。不知是乃彼邦學者。習爲苟安。以唱宗風。首當矯正。而乃甘蹈其覆也。耶。且彼之爲此。亦以其名沿用既久。勢已難於爬梳。故出於遷就。一途則吾人乍立新名。允當借鏡於茲。勿將苟簡褊狹之思。以重將來難返之勢。足下乃謂爲可法。愚竊爲智者不取也。足下以

天演公例。施之譯林。然當知適者生存。適者未必卽爲良者。且據晚近學者所收例證。擇種所留。其爲不良之尤者。往往有之。以故爲真正進化計。天演論已當改造。以論問學義尤顯然。今言邏輯。請以辨名論理三名。拋之吾國學界。聽其推移演進。以大勢觀之。得收最後勝利。或爲論理。如日人之今運然。是則足下所信『一番競爭。一番淘汰。所謂最大部分之最大涵義。或可於殘存者遇之。』愚則以爲最小部分之最小涵義。亦或可於殘存者遇之也。蓋百事可以任之自然。惟學問之事。端賴先覺。非服食玩好。人有同嗜者可比。此乃提倡之道。不得等之強制之科。足下達者。當不以爲妄。至音譯有弊。誠如足下所云。愚雖右之。未敢忽視。故愚用斯法。亦擇其可用者用之。非不問何症。惟恃一方也。足下所擬譯例。就義譯一方。用意極爲周到。愚請謹誌。相與同遵。惟足下遇義譯十分困難時。因憶及鄙說。不無幾微。可論之價。則亦書林之幸也。妄陳乞改。

記者足下。頃讀貴誌譯名一首。邏輯二首。音譯之說。敬聞命矣。如依康老密。如邏輯。如薩威稜帖。如札斯惕斯。等學名術語。兼示其例。又聞庸言報載有胡君以魯論譯名一首。於夙昔尊論有所指彈。愚未讀庸言。弗詳胡說。竊思足下於逐譯究心甚深。持說甚堅。恐於此本極疏陋。直覺所見。未能苟同。懷疑填臆。請得陳之。邏輯及

依康老密二語。倘指科學。用作學名。則恐頗以音譯爲不適。蓋科學之職志。無千古不易之範圍。故其領域之強。成伴時代之文明而進。卽同一時代。學者之解釋。區畫。言人人殊。無論何一科學。初未嘗有一定之職。故一學成。之始。學者爲之授名。後其學遞衍遞變。名則循而不易。是故邏輯與依康老密。在英文原義。業不能盡涵。今日斯學之所容。而今刺取其音。用之以名斯學。指爲最切。物曲影直。恐無此理。謂義譯有漏義。而音譯已不能無漏。初無彼此其漏也等。謂義譯須作界。而音譯更不能不作界。同是作界。二者所費之力。姑不計其多寡。然就讀者用者主客兩觀之。覺爲學術說明時。往往諸學名列舉對稱。以示諸學之體統。或以明所述事物之屬性。又或行文之便。用爲副詞。苟音譯義譯雜用。長名短名錯出。不妙之處。淺而易明。若就讀者一方言之。覺茫無意趣之譯語。自非專門學者。無由通其義。直覺既不望文生義。聯想亦難覩念類化。凡俗念佛呪。誦萬遍了無禪悟。將母類是。今世科學。不能與佛典等觀。固欲舉科學概念。化爲盡人常識者也。且果如斯說。將見現有百科學名。幾無一完卵。勢非一一盡取而音譯之不可。愚觀日人辭書。除人名地名物名。其精神科學名辭。詳有音譯者。卽地名物名。有時亦以義譯出之。愚不同尊說。並無特見。不過體諸經驗。比長度短。謂終未可以彼易此。又如薩威稜帖及札斯揚斯二語。雖或義爲多涵。頗難適譯。例以佛典多涵不譯。似從音爲便。愚謂我邦文學。雖木強難化。不若歐文之柔而易流。然精神之文明。爲我邦之古產。凡外域精神科學之名辭。若以邦文遂譯。縱不皆磨合。亦非絕無相近者。其完全合致者。則直取之不實不盡者。則渾融合蓄以出之。如此。以譯名視原名。縱不能應有者。儘有或亦得其最大部分之最大涵義。抑方今之急。非取西學移植國中。之爲尙。

骨食而化之吐而出之之向。西學入國爲日已長。卽今尙在幼稚之域。我國學者於移植之功。固不能無作。然第一味移植。遂謂克盡能事。亦未見其可。尊論謂蓋名與義而二之名。爲吾所固有者。不論吾無之。則逕取歐文之音而譯之名。爲一事。義又爲一事。義者爲名。作界也。名者爲物。立符也。作界之事。誠有可爭。作符之事。則一物甲之而可。乙之亦可。不必爭也。惟以作界者作符。則人將以爭界者爭符。而爭不可止等語。昔張橫渠作箴。憑訂頑。程子見之。謂恐啓爭端。爲改題東銘西銘。此命名息爭之說也。又有若貴誌以甲子爲號。容別有寄託。然息爭一端。必爲作用之一。此卽愚渾融含蓄之說也。夫一事一象。有涵義甚富者。今乃欲鑿括於一語之中。卽智力絕特之士。孰不感其難能。卽在愚最大部分之最大涵義之說。甲以此爲大。乙或以彼爲更大。爭端誠不可免。然學問之事。必不能無所爭。而亦無取乎息爭。非第不許息爭。爲消極之作用。將有以啓爭。求積極之成功。則有爭。寧足憂。無爭。又寧足喜。苟學者各竭其心思。新名競起。將由進化公例。司其取舍權衡。其最適者。將於天擇人擇。不知不識之間。巋然獨存。精確之名。既定。則學術自伴之而進。卽如足下手定之名。自出世之日始。固已捲入於天演中。將來之適不適。存不存。人固無能爲。今亦不能測。惟一番競爭。一番淘汰。所謂最大部分之最大涵義。或可於殘存者遇之。此時以其所得。以觀譯音得失何如。終有可見。然卽在音譯。已不能免與義譯派之爭。是固欲無爭。反以來爭。且兩派之爭。絕無折衷餘地。所謂爭不可止。斯誠爭不可止。愚又聞暹緬與依康老密二學。日儒傳習之初。異譯殊名。紛紛並起。更時既久。卒定於一舉。世宗之。然而涵義之爭。今亦不已。而亦終無窮期。尊論謂以作界者作符。則人將以爭界者爭符。而爭不可止者。觀此。見爭符者之終有。

止境。與乎爭界者不必並其符而亦相爭。似與會論作一反比。邇來日本學界喜以假名調歐字。彼邦學者已多非之。然此乃一時之流行品。非所論於譯例也。說者又慮義譯多方。期統一於政府。惟政府之力亦不能過重視之。蓋惟人名地名。暨乎中小學教科書所採用之名辭。政府始能致力。稍進恐非所及。然即就可及者爲之。仍須在學者自由譯述之後。政府從而取捨。願諸全國以收統一之用。若謂聚少數學者。開一二會議。舉學術用語。一一規定。而強制施行之。亦未見其可也。愚自忘頑陋。自擬譯例。凡歐文具體名辭。其指物爲吾有者。則直移其名。之可毋俟論。其爲中土所無者。則從音。無其物而有其屬者。則音譯而附屬名。至若抽象名辭。則以義爲主。遇有勢難兼收並蓄。則求所謂最大部分之最大涵義。若都不可得。苟原名爲義多方。在此爲甲。義則甲之。在彼爲乙。義則乙之。仍恐不周。則附原字。或音譯於下。備考。非萬不獲已。必不願音譯。此例簡易淺白。與佛典五不翻之例未合。與尊論亦有不同。誠願拜聞高論。匡我不足。前足下於論譯名時。曾許異日更當詳述。僕不自量。雅欲獻其膚見。作大論之引端。倘蒙不鄙。願假明教。不宜容挺公白。

論功利

答朱君存粹

來書力闢功利。有志聖功。此由律己之嚴。尤本傷時而發。苦心孤詣。不圖於熙熙攘攘中見之。甚盛甚盛。惟愚懼足下陳義太高。不適於普通心理。中人以下。審其克己之力。之不能至也。將甘於自棄而轉。卽苟偷放縱肆無忌憚之圖。貪勢近祿。猶其小焉者也。

則足下與人爲善之心。其效乃反若成人之惡。此豈倡之者之本意。而人心反動。勢必至茲。吾國講學之風。不可謂不發達。乃爲年數千。大儒數百。而民風若廢。日甚一日。以至於今。此其故不可不深長思也。以愚觀之。欲整飭吾國之倫理。當於儒先所持根本。觀念加以革命。是何也。儒先治己之律曰苦。今當易之曰樂也。夫天下積己而成者也。吾以一義律己。卽欲人同。以斯義律己。而苦者。人性之所避也。康德嘗立人行之本義曰。『爾之所爲。當求合通則。通則者。爾以爲如斯而適。又必凡人類皆以爲如斯而適者也。』以苦爲則。斷非人類共以爲適之端。苦之對義爲樂。惟樂可語於是。故曰當易之以樂也。以樂爲基而立爲訓。在歐土曰功用主義。此義自伊壁鳩魯以來。卽成宗風。至邊沁畢生倡之。學乃大備。穆勒爲講其義曰。『功用主義者。最大幸福主義也。凡行爲之足以增進幸福者。舉曰善。與此背馳者。舉曰惡。幸福者樂之體也。苦之反也。不幸福爲苦之體。而樂之反。』鄙意此主義者。最爲平易近人。大師以此立說。學者決無戕性作僞之憂。法家以此訂律。舉國可收一道同風之效。信如斯也。凡事人以爲可樂。而不。至貽何人以苦者。皆爲此主義所許。欲富貴人之同情也。此惟叩其情之用法。若何。

而決不責其情之不當。有英人者，功用說之子孫也。多以富爲可羨。魯西烈曰：「凡有可圖之富，爲其力所及者，英人莫不圖之。」此其特性也。足下謂吾人希冀富貴，而國以弱，獨不聞英人貪富而國日強也耶？舜伊躬耕於後來事業，無安排等待之心，固也。然古時政尙無爲，出處特易地耳。大人養度，無取修學，而今非其時，安排爲要。古之所謂窮達，權操人君，用世誠偶然矣。而今之政治，有才便須自用，等待抑又何妨？以此目爲病痛，至指作患，得患失之小人，似過當也。陽明謂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聞見之博，適以肆其姦，此誠有之。然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買不爲折閱不市，吾不能以爲惡源，乃滅知識以爲姦藪，乃絕見聞，用陽明之說而不得當，必來絕聖棄智之說，收視返聽之談，而宇內進化之機，於焉凝滯，又豈得爲通論耶？禹爲天子，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號稱美德，而有功高如禹者，飲食不菲，衣服不惡，宮室不舉，卽諡爲無德，亦未必然。人生於世，從其大多數言之，所欲率不出日用飲食之間，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自置妾，當別論外，此種自奮之動機，並無不合。須知近世國家唯一職志，乃在提振人民體質上之歡娛，戴雪推廣邊說，嘗精求幸福兩字之定義，謂幸福云者，「在

使各種階級皆於法律範圍以內享有相當之娛樂。所謂相當娛樂實不外生活程度與當時文明相應而已。非有他也。由斯以談吾國「民德日薄。吏治日窳。而國家日以衰弱。」其故決不在人民之富於功利心。而別有在。且自愚觀。苟有謂吾國陷於斯境。乃人民乏於功利心所致。與尊說適居其反者。愚轉樂於贊同。何也。儒生多爲不適人性之學說。國家不立。泯勵人才之法制。人生正當之功利心。無所寄託。遂迸出於貪詐。傾巧盜賊奸宄之途也。荀卿子曰。『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是過也。故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不欲乎。目不欲茶色。耳不欲茶聲。口不欲茶味。鼻不欲茶臭。形不欲茶佚。此五茶者。亦以人之情爲不欲乎。』曰。若是則其說不行矣。以人之情爲欲。此五茶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爲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爲之不然。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慤之民完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

今子宋子巖然而好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爲至亂也。豈不過甚矣哉。』是吾國儒言。亦時與西方功用之說相近。足下雖好儒。茲種或乃鄙之。然爲立國計。愚深信荀卿。以爲『至治』之道。實不外是。故不惜與賢者之意相近。一強聒之。終不以爲然。希更賜教。

記者足下。世衰道微。人心不古。居今世而談道德者。不目爲迂儒。卽斥爲贅論。舉國上下。或曰何以利吾國。或曰何以利我家。或曰何以利吾身。苟答者以孟子對梁王之言。以對聞者其有不笑而快走者。無其人矣。噫。此政之所以墜。國之所以弱。歟。余讀王陽明集。至功利論一節。而有感焉。陽明之言曰。『功利之毒。淪浹人心。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銓杼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姦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舉廢稷契所不能之事。而今之初小學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以之成天下之務。而其心則以爲不如是。無以濟其私滿其欲也。……斯言真有功世道人心矣。竊嘗思之。人之常情。大別有二。當然之願。一也。過分之欲。二也。當然之願。爲義理中所應得者。得之不爲慚。失之亦不惜。我苟胸中無絲毫功利。存在則凡有所得。卽本分中所應得者。凡所作事。卽可謂天下之務要之始事。時卽不能。有濟私滿欲之。

念一心。做去則自得。聖人之道矣。過分之欲。即非所應得者。不有不得爲分內。有得之則所謂僥倖也。且不應有而有。不應得而得。必有違背義理之處也。蓋違背義理。僥倖以得之。則中功利之毒也。申言之。在我果無功利心。則所謂錢穀兵刑禮樂。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在我尙存功利心。則雖曰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况記誦辭章乎。斯則王氏言外之意也。朱子曰：「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足樂。此以終其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朱子之言如此。夫古人能認真。教天下於水深火熱之中。其人斷斷不是爲富貴起見。雖無治天下之權。已有任天下之量。此身即天下之身。天生我才。即爲天下一旦用我。我只有此一副本。按照次序作去。成全平治之天下。故舜有天下而不與禹爲天子。而猶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何嘗有富貴之見存哉。夫安排等待。是希冀富貴終南捷徑之流也。爲富貴而安排等待。則患得患失。將無所不至矣。今之人。或爲宮室之美。或爲妻妾之奉。或爲所譏窮乏者得我。失其本心。自覺不可已。遂不辨禮義而爲之地。小不足以回旋。則思得緊要之職務。祿薄不足供揮霍。則思得倍蓰之俸。給猶自稱名借號。以炫其美。若是者。國中比比皆是也。顧其所以安排等待者。何一計及於民。何一計及於國。無不欲滿其過分之欲耳。嗚呼。民德日薄。吏治日蠹。而國家日以衰弱。爾非功利之毒。深入人心何哉。吾願國人三復王氏之言。餘不白。朱存粹白。

論邏輯 答徐君衡

邏輯一字。可以脫離科學。隨處應用。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可易言曰。彼亦一邏

輯。此亦一邏輯。此其用實與 reasoning 等字無殊。此固不獨邏輯爲然。凡在諸學。罔不如是。如心理學名也。亦可泛指一般心理。倫理學名也。亦可泛言一切倫理。足以証也。卽有時口稱邏輯。意在科學。而省略學字。義亦甚明。且溯厥語源。在原文本無學義。其謂之學者。乃作定義時。從而爲之詞耳。吾人譯名。每不求之本名。而求之定義。因以其定義中所含之學字。綴於本名之末。曰某某學也。某某學也。偶去學字。轉疑不詞。實則學字本爲語贅。吾人蔽於所習。因謂贅者爲要。此人情中恆有之。又不獨討論科名如是也。以此之故。愚乃崇尚音譯。音譯則其弊免矣。又其事有足貽笑柄者。邏輯日譯論理學。果必名之曰學。而其義始著也。由論理學轉譯英文。當曰 Logical Science。其義所指。則已由邏輯而移入他種科學。蓋邏輯者。諸學之學也。倫理爲邏輯之學。心理亦爲邏輯之學。以學字綴於邏輯之末。其在歐文。義指倫理心理種種。而不在邏輯本身矣。此乃充類至義之盡言之。不審有當於尊意否。

記者足下。Logic 初至吾國。譯爲辨學。嚴氏譯爲名學。日人譯爲論理學。尊譯邏輯。要皆爲一種科學之名。似無疑義。乃閱足下答容君書。批評譯義。有辨義第一。名義次之。論理最爲劣譯等句。省略學字。其餘單稱論理。

二字之處亦甚多。此 Logic 之爲字。是否脫離之名。別有單獨之意。如 Reasoning 一字之用法。愚未深研。歐文莫知究竟。請以餘白。一賜教焉。徐衡白。

論聯邦 答儲君亞心

學教甚善。學理與國情。本有不必相融之處。惟主張學理。而忽於國情。實學理之蠹賊。非能主張之者也。愚爲聯邦論。亦以適於國情而爲之耳。非祇見其理論甚精。而遽右之也。特時人之訾議聯邦者。初不問其於吾是否有合。而矢口卽罵。謂於學理不通。搢紳所不道。明達所不言。亂黨暴徒。輒利用以爲鼓吹。是則不可不先與言理。再論事實耳。愚爲此文。標曰學理上之聯邦論。語有範圍。自不能以實際之談。率爾躡入。他日當更作事實上之聯邦論。爾時更賜教言可也。足下以今人惡共和如蛇蝎。茲之共和。愚不審所指。指癸丑之役以前乎。抑其後乎。愚以爲前後政象。皆於共和無與。今者之與共和相去萬里。尤不待陳。然則人所惡者。僞共和耳。於共和胡病也。今人不易辨此。故追隨強者。妄譏共和。此實理解不清。非思想矛盾也。夫共和者何。亦政制之良。足以爲民福者耳。而政制之良。足以爲民福者。泛觀當世。追溯往史。初不限於共和。今之爲政

者果政迹背夫共和而羣福於焉大起吾又何責吾之不爲執政恕特以內今之道無變今之俗豈真共和未可卽百易其制亦徒見陷吾民於泥犁日加甚耳寧有他也足下謂其不適於共和愚則謂其不適於一切政制蓋既號爲政必有幾分基本原則保持不畔今盡畔之何政之足云也然足下乃謂國情在此豈以吾民程度之低祇得儕於犬馬土芥之列基本政治且可怪不之與也耶至曰強者在位一切不顧陳義雖高如彼不聽何此乃一時政治之凶象非國情也若以有人壟斷政局爲國情則節南山云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鄭箋云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經傳所稱應天順人之舉者豈非更確之國情乎是知言國情者當一以民情國勢爲主一時之政象當別論也足下謂專制之根性受之於天政制不足遷之此亦不盡然好爲專制者宜莫若吾國歷代之君主矣而若有人敢壞其麻制誥卽無所出此其專制之性非中書一制有以捍之耶愚嘗平心論之今之爲政者心未必盡不肖有時不肖之事亦未必本意所存惟以逢迎其旨從而甚之者所在皆是明著其非慷慨爭之者不得一人遂演成今日之活劇然則欲創爲政制使人廉恥是非之心有所寄託以與黷政亂紀者

相抗非謂根本之圖得乎。聯邦者特愚與少數同道之士以爲政制中之良者耳。與政制改革之談初不相蒙。足下不善聯邦。竟以咨嗟歎息於「無術」於一切政制足以遏暴之理。澈底非之。吾輩又有何種相同之點。足資討論。聯邦之論初見萌芽。條理百端。未遑披露。足下亟亟以邦長擅權爲慮。若在愚之聯邦案中。則決無是病。臨時政府時代。各都督專橫跋扈。以愚觀之。今諸省將軍之肆無忌憚。且遠出各都督之上。特以其人與當塗同其系統。輿論遂不敢攻耳。然都督將軍諸制與聯邦截然不同。此非俟全論出時。殊未易與讀者以印象。請略俟之。民氣銷沉。福乎否乎。如其否也。吾論正未可已。曲高和寡。宜和否乎。如其宜也。寧當自祕其曲。「效力」何在。初非倡公論者。首當瞻顧之事也。至所謂「吞噬之憂」。姑無論以言殺身。乃士君子莫逃之責。愚無所似。不敢望此。惟當此無道之世。何言將見。讎於何人。非尋常理解所能周。澈鄙人之困於此者。屢矣。今卽不言聯邦。惟問足下果其所言。與所謂「名言讜論」者。有毫髮之似。何者可與今之社會相容。則安知彼人吞噬。不別有在。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吾亦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其他非所願也。質之君子。得毋哂之。 記者

記者足下。邇來海內乖張。萬機叢陸。國之賢者。咸歸咎於政制之不善。謂吾國地廣民衆。甲於全球。欲以單一國家。實行多數政治。實反乎政學之原理。今欲求治。非增加地方權力不可。欲增加地方權力。舍改組聯邦外。殆無他術。此聯邦論所以大倡於學士之口也。自愚觀之。政制無絕對的優劣。惟適者爲貴。適於學理者未必適於國情。誠能兩適其宜。斯固善矣。如其不然。專舍學理而就國情。江南之橘。遷地爲枳。雖有善制。而不能行。或行焉而未盡善。不足多也。姑以國體論之。共和之與君主。相去遠矣。吾儕在滿清時代。未嘗不渴望共和。由今思之。直蛇蝎耳。數年之間。而思想矛盾。乃至如此。是果何故乎。或曰。此非共和之不善。乃治人者之不善耳。愚以爲。與謂治人者之不善。專謂治人者之不適於共和耳。而此治人者之意。即吾所謂國情也。今之主張聯邦者。徒以地方權力不足爲慮。不知增其權力。實足以資其暴戾。助其爲惡而已。嘗憶臨時政府時代。各部督之專橫跋扈。至今思之。猶爲心悸。爾時國人。以中央權力失之弱。莫不主張集權。以造成強有力之政府也。今則政府強有力矣。而未免於專橫。以此例彼。其效可知。他日各邦首長專權。勢無可免。厚賦重刑。以意爲之。雖有議會。不啻敝屣。覆轍相循。終無所止。謂予不信。請申詳之。夫今之執政。所以見惡於人者。以其剛愎自用也。惟其然也。故與多數政治。鑿柄不容。於是所謂議會也。自治也。政黨也。與夫多數政治必需之機關。一舉而摧殘淨盡。以快其志。遂以演成專制之局。此種根性。受之於天。成乎自然。不爲政制所遷。而政制實爲所遷。論者謂聯邦爲制治之根本。愚以爲此則根本中之根本也。如果實行聯邦之後。另有奉法唯謹之人。主持國政。愚亦不敢有所嚙舌。毋奈中國人性。大抵相類。好同惡異。幾於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暴易暴。非徒無益。且增

紛擾。况今之執政者。其於政治舞臺上。率皆根深蒂固。牢不可拔。苟非甘心破壞。必無術以去之。際此國本飄搖。廢定之時。雖上下一心。猶虞飄越。若再稱干比戈。以事鬧騰。亡可立待。至於足下所謂「聯邦之成否。惟視輿論之熟否。以爲衡。輿論朝通。則聯邦夕起。輿論夕通。則聯邦朝起。初無俟乎革命也。」雖屬和平之論。以愚觀之。不過想當然耳之詞。衡之事實。或竟有大謬而不然者。民氣銷沈。於今爲極。語以國事。則悚然恟目而驚走矣。蓋明知當道不可窮以辭。故相率謹守明哲保身之訓耳。間有一二名冒讜論。亦復曲黨和寡。固無若何效力也。然則今之將軍巡按使。非卽異日之各邦首長乎。在今日軍一制下。以大總統之威嚴。控制於上。猶難貼服。一旦撤其藩籬。俾其分立。乃僅以一有名無實之議會。拊制於後。謂其能發展地方政治。而張民權也。曷能信之行。見尾大不掉。釀成割據而已矣。又如選舉頻繁。易滋內亂。團結不堅。示弱於外。本聯邦制之通弊。施之吾國。抑又甚焉。凡茲所言。大抵皆就聯邦已成。敷陳其弊。進而論之。卽使聯邦善善盡美。吾擠竭力鼓吹。欲其見諸事實。終爲幻想。問其何故。則曰中央政府作之梗耳。夫爭權攘利。出於天性。未得之權。且猶爭之。既得之權。距甘放棄。私權且然。况政權乎。今之以聯邦論強聒於政府者。譬猶與狐謀皮。皮固不得。且有吞噬之憂。是故湖口而後。則有議會解散自治取消之舉。取證前事。章章明甚。今日之事。胡獨不然。奈何明知故昧。授人以柄乎。總之聯邦制在學理上。容或可行。按之實際。斷非所宜。心所謂危。不敢不言。因拉雜成書。以告足下。臨穎神馳。不盡所懷。諸亞心白。

通訊 答蔣君智由

海內不聞先生之言論久矣。茲雖私函。然以爆之。雅足以慰天下人士之望。或亦不爲先生所責也。先生謂今日時局。非文字所能轉移。故雖所學已精。不望行世。丁此時會。是豈不然。然細思之。覺猶有進。蓋精者行之靜也。行者精之動也。在理卽精。卽行。初無所待。故吾人亦問所學精焉否耳。果其精也。卽以精之一事言之。已爲能行之證。不然。先生之學。決無由精。又不然。茲所謂精。乃含歧義。至於時事障礙。爲別一問題。大凡一說之行。形行於行之日。而神行於未行之先。今求形而不可得。並神不以示人。似非閔世病俗者所宜出也。

記者尼下。自去歲得一相見。思伏誦而失其時。分散至今。未嘗不以國之君子於今可屈指數。而時讓高賢。蹤迹於天地之間。側聞立言正時。時聞有流譽於人座者。曰。今章先生甲寅雜誌。言中正而其學又兼實而繁薄者也。賢者之有益於世。於茲爲不虛矣。荷書存問。豈尙念當時稿臥中有道不與世近。世不我用而我亦不霸。苟用於世。以甘處於沈寂。寂寞之中。自居於無能。以無所見於世者。予者耶。賢者之不棄。要與之偕。感美其盛意。則固以然。願豈能於今。而以其言易天下者耶。苟可以易之。曾何所靳。固不憚竭其鄙陋。盡無能之辭。以與國人相語。不然。而激之。招禍生變。詭之又非吾所欲出。凡數年來。所以不見一文字於當世者。職以此故。而今尙篤守之者也。箕子啼而爲之奴。文王款而拘於羑。他日當有隨君子而周旋之時。願且待之。論議之餘。希不

客裁。時有以見教。教勞爲國。蔣智由白。

記者足下。再辱書問。有所稱許。不敢當。其大君子有所過而謬道之者。歟。曩歲有作。今追思之。祇令人慙。已見一二於人間。不可追取。未見者固欲毀之。何可以塵於大君子之前。前至日本。始所讀者。在哲學宗教倫理心理諸書。後數年。專致力於經濟財政。所得過於前者。惜乎。指此精力。而不得一見之於施行也。數年復有事乎舊學。才拙而思鈍。泛濫於東西。而終身無所得。如盲之人也。然學也而已。明達亦何以教我乎。所撰雜誌。倉然稱於國人。比非有所私於君。亦以見是非尙不沒於人心之間。今之論言者。固推之爲第一。非予一人之見已也。雖然。賢者之志。則盛矣。神則勞矣。然何救於國之亡。夫今日。則固非文字之所能爲計也。鄙意專在窮居。嚙爾力學。以待時。其得行之與否。命也。吾志之所祈。當如是焉。爾以還質之君子。蔣智由白。

論厭世

答李君大劍

來書以閔世之摯情。發爲救國之議論。仁人之言。其利溥矣。愛國之義。愚已別有所陳。請觀拙著國家與我。便了鄙意。惟足下指斥自殺。以爲自亡之證。愚謂不必盡然。吾國之所大患。亦偷生苟容之習而已。自殺之風。果昌。尙能矯起。一、二不然。似此。渙。忍。無骨。無一質點。覺稍健爽之人。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矣。足下慮其自亡。豈知區區一亡。雅不足以贖其狗彘無恥之罪已矣。吾人惟仰託星臺。篤生諸

先。輩。在。天。之。靈。冀。有。懺。悔。之。餘。地。以。自。解。脫。矣。而。足。下。云。曾。亦。思。當。今。薄。志。弱。行。寡。廉。鮮。恥。者。流。正。賴。有。是。說。以。自。遮。護。容。頭。而。過。身。馴。至。國。亡。之。後。尚。不。自。晤。其。罪。何。等。否。耶。日。本。少。年。喜。投。華。嚴。之。瀧。足。下。非。之。愚。則。以。爲。日。本。之。民。矯。健。輕。生。正。面。用。之。以。強。其。國。副。面。用。之。以。了。其。生。理。無。殊。致。吾。方。媿。死。之。不。暇。學。焉。而。未。能。而。又。何。病。焉。數。日。前。愚。往。東。京。帝。國。劇。場。觀。所。影。法。蘭。西。新。劇。有。檢。察。長。一。齣。檢。察。長。某。之。女。色。美。爲。強。暴。所。誘。垂。成。而。覺。女。取。手。槍。斃。之。於。父。寓。而。嫁。罪。於。女。僕。女。僕。固。強。暴。者。之。棄。婦。也。極。口。呼。冤。而。父。理。此。案。必。致。女。僕。於。死。於。公。庭。宣。言。曰。卽。犯。者。爲。吾。女。吾。亦。云。然。女。爲。良。心。所。責。在。堂。下。色。頓。變。出。而。自。認。恍。爽。不。少。諱。合。庭。大。驚。父。尤。惶。駭。無。人。色。不。得。已。下。令。捕。女。投。之。獄。父。尋。訪。女。獄。室。女。方。臥。從。容。呼。女。起。仰。藥。合。抱。以。死。冀。全。譽。也。當時。觀。者。莫。不。動。容。懷。其。劇。目。以。歸。則。見。大。書。其。上。吾。日。本。正。當。思。想。混。雜。志。趣。軟。弱。之。時。茲。爲。當。頭。棒。喝。不。可。不。看。！不。可。不。看。！詢。之。某。評。論。家。其。說。亦。然。茲。雖。末。節。然。以。證。日。人。於。其。川。浮。車。轢。每。日。數。起。之。自。殺。古。風。未。嘗。深。惡。痛。絕。則。有。餘。也。尤。有。顯。例。可。以。稱。述。三。年。前。乃。本。大。將。夫。婦。剖。腹。以。殉。其。先。皇。萬。口。一。聲。敬。禮。唯。恐。不。及。有。西。京。大。學。

教授某獨以其國人獎勵自殺過甚稍稍著論非之。則舉國指目以爲妄人。當時輿論之嚴。恍若不得其人。戮而肆諸市朝。不足蔽其欺謾之罪。卒至政府以此解其教授之職。此君降營他業。社會亦不見容。浮田和民恒舉以爲言論不自由之證。頗詬病焉。然茲爲別問。非愚今旨所在。今之所欲鄭重昭告者。則日本之崇獎自殺。確與其所以立國之道有關。非吾僑禽視鳥息之民所能平目而觀者也。匹夫溝瀆之言。乃先民半面的教訓。古今幾多。馮道。吳廣之輩。依此以藏其身。足下豈不曰等死耳。何不橫刀躍馬。效命疆場。不知無自殺之決心者。未見卽能立效命之宏願。往者曾滌生敗於靖港。憤投湘江。吾家价人。負之以起。負之以起。非滌生所及料也。爾後成功。卽卜於此。是知軍國大事。確非偷生小夫所能奏功者矣。故今日吾國之所患不在厭世。而在不厭世。有真厭世者。一方由極而反。可以入世。收舍己救人之功。一方還其故。我與濁世生死辭。而極廉頑立懦之致。足下奈何病之。數年以來。吾國自殺之風。稍有根萌者。亦蔣君之自殘未遂。及近日湘中少年。偶爾憤激之舉已耳。比之鄰邦。何啻燭火。足下憂其風熾。所慮毋乃過早乎。總之自殺固非獎進而無流弊之美德。特在吾國。不生是憂。賢者縱

不倡之。決不當阻之。足下以提倡厭世之風。文人當負其責。愚謂提倡。偷世之風。文人尤當負其責也。質之明達。以爲何如。

記者足下。前於大志獨秀君之「愛國心與自覺心」風誦遐邇。傷心無已。有國若此。深思愛之士。苟一自反。要無不情智俱窮。不爲屈子之懷沙自沈。則爲老子之騎牛而逝。厭世之懷。所由起也。有友來告。謂斯篇之作。傷感過甚。政治之罪惡既極。厭世之思潮。隱伏於社會。際茲晦盲否塞之運。哀哀斯民。誰則復有生趣。益以悲觀之說。最易動人心脾。最初反問。我需國家。必有其的。苟中其的。則國家者。方爲可愛。設與背馳。愛將何起。必欲愛之。非愚則妄。循是以適。自覺之境。誠爲在邇。然若所思及此而止。將由茲自墮於高規不復之淵。而以亡國滅種之分爲可安。夫又安用此亡國滅種之自覺心爲也。愚惟獨秀君搆文之旨。當不若是。觀其言曰。「國人無愛國心者。其國恆亡。國人無自覺心者。其國亦殆。」似其言外所蓄之意。未爲牢騷抑鬱之辭。所盡也。厥後此友有燕京之行。旋即返東。詢以國門近象。輒又未言先歎曰。「一切頹喪枯亡之象。均如吾情懸想之所能及。更無可說。惟茲行頗賜我以覺悟。吾儕小民。侈言愛國。誠爲多事。曩讀獨秀君之論。曾不敢謂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覺心自覺也。」是則世人於獨秀君之文。贊可與否。似皆誤解。而人心所蒙之影響。亦且甚鉅。蓋其文中。厭世之辭。嫌其太多。自覺之義。嫌其太少。愚則自忘其無似。僭欲申獨秀君言外之旨。稍進一解。誠以政俗靡污。已臻此極。傷時之士。默懷隱痛。不與獨秀君同情者。事復幾人。顛頡行險。悵然何之。欲尋自覺之關頭。輒爲厭世之雲霧所迷。此際最爲可怖。所述友言。卽其徵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妄言覆轍。

不吐不釋。獨秀君其許我乎。國家善惡之辨。古今學者紛紛聚訟。雅里士多德、柏拉圖、黑智兒、諸人贊揚國家之善。裝潢備至。自然法派。則謂爲必要之罪惡。而昌無治之義者。輒又遷擯國家。幾欲根本推翻。不稍寬假。此專訴於哲理。太涉邈玄。非本篤所欲問。惟就今世論。今世國家爲物。既爲生存所必需。字以罪惡。未免過當。至若國家目的。東西政俗之精神。本自不同。東方特質。則在自貶以奉人。西方特質。則在自存以相。風俗名教。既以此種特質精神爲之基。政治亦即建於其上。無或異致。但東西文明之融合。政俗特質之變革。自賴先覺者之盡力。然非可期。成功於旦夕也。惟吾民於此。誠當自覺。自覺之義。即在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不宜因其國家之不足。愛遂致斷念於國家。而不愛。更不宜以吾民從未享有可愛之國家。遂乃自暴自棄。以儕於無國之民。自居爲無建可愛之國之能力者也。夫國家之成。由人創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宇宙之間。而容有我同類之人。而克造國。我則何獨不然。吾人苟不自薄。惟有本其自覺力。罷勉奮進。以向所志。何時得遂。不遑問也。若夫國家興亡。民族消長。歷史所告。滄桑陵谷。遷流罔極。代興代亡者。歸然其非一姓氏。一種族也。秦皇元代之雄圖。波斯羅馬之霸業。當其盛時。豐功偉烈。固莫不震赫於當世。曾幾何時。江山依舊。人事全非。英雄世主之陳迹。均已荒涼淪沒。於殘碑斷闕之間。杳如煙霧。不可復識。所謂帝國宏規者。而今安在哉。是故自古無不亡之國。國苟未亡。亦無不可愛之國。必謂有國如英法俄美而後可愛。則若而國者。初非與宇宙並起。純由天賜者。初哉。昔基亦由人造。其所由造。又罔不憑其國民之愛國心發揮。而光大之。底於有成也。既有其國。愛固不妄。溯其建國伊始。或縱有國。而遽不逮。今斯其愛國。又將云何。復次謂朝鮮土耳其其

西哥乃至中國之民。雖有其國。亦不必愛。則是韓併於日。土裂於人。墨聯於美。或向足夸爲得所。如吾國者。同一自損。更何所擇。惟有坐以待亡。聽人宰割。附俄從日。惟強者之威命是聽。方爲得計。斯而可樂。人間更有何事。足爲畏怖。應不識斯時果有何幸福。加於國家尙存殘體之時。并不識斯時自甘居亡國奴地位以外。究有奚裨。助於吾儕者。獨秀君之所謂自覺心者。必不若是矣。

惡政苦民。有如猛虎。斯誠可痛。亦宜亟謀所以自救之道。但以校失國之民。猶爲慘酷。殆亦悲觀過激。蔽於感情之辭。卽果有之。亦不過一時之象。非如亡國慘劫。永世不復也。昔有文人 *Constance* 者。嘗遊巴黎。感懷所觸。著爲筆錄。曾紀一日漫遊曲巷。目擊窮苦細民。雜處蓬寶。襦履曝日。風飄蔽牖。泥濘流穢。臭氣逼人。亦有孤客。愁死他鄉。爨然一棺。零丁過市。北邙委骨。狐狸食之。泉臺咽恨。幽魂何依。感此慘象。歸而永歎。輒謂人世悲苦。真不如草木之無知。鳥獸之自得也。迨見梁前燕子。雖倡分飛。中有弱稚。棄於故巢。繞室哀鳴。母燕不顧。呢喃自囀。竟以僵死。以視人間母子之愛。海枯石爛。卒無窮期者。判若天淵矣。則又慨然曰。一佳兒慈母。例證若斯。其足令人反省。使仍樂爲人類者。何其深也。一時激於厭世之思。則羨蠻貊之人爲幸運。謂以人而不如飛鳥之週翔自得。但平允之明察。旋即軌似是而非之念於正理。試深考之。當知人性於善惡離障之間。善量如此之宏。乃以慣見而不覺。惡一感人。輒全覺之。以其爲善之例外也。(一)與其於惡國家而自然愛之。誠不若致國家於善良可愛之域。而怡然愛之。願以一時激於政治之惡潮。厭倦之極。遽斬無國。至不憚以印轉亡。

國之故墟。爲避世之桃源。此其宅心。對於國家。已同自殺。涉想及此。亦可哀已。第平心以思。國苟殘存。善之足以庇民。而爲慣見不覺者何限。其惡之爲吾人所不耐者。乃以其爲善之例外。感而易察。反之亡國之境。甘苦若何。印韓之民。類能道之。萬一不幸。吾人面躬蹈其遇。親嘗其苦。異日者天涯淪落。同作亡民。相逢作楚囚之泣。或將與狐兔之悲矣。吾人今日取以自况。而羨爲善者。殆以爲其惡之例外耳。故吾人自愧於印韓之民。乃與厭世者之憎惡人間。以爲不如草木鳥獸之無知者。出於同一之心理。是嘗於厭世之後。繼以覺悟。純正之自覺。斯萌發於此時矣。

中國至於今日。誠已瀕於絕境。但一息尙存。斷不許吾人以絕望自灰。輒近公民精神之進行。其堅毅足以壯吾人之意氣。人類云爲。固有制於境遇。而不可爭者。但境遇之成。未始不可參以人爲。故吾人不得自畫於消極之宿命說。以尼精神之奮進。須本自由意志之理。進而努力。發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適於所志。則 H. B. Peterson 氏之創造進化論尙矣。吾民具有良知良能。烏可過自菲薄。至不憚於他族之列。他人之國。既依其奮力而造成。其間智勇。本不甚懸。舜人亦人。我何弗若。必謂他人能之。我殊未必。則此特別之民。當隸於特別之國。治以特別之政。此種論調。客卿嘗以之惑吾當局。而若吾民。又何可以此自鄙也。吾民今日之實。一面宜自覺近世國家之真意義。而改進其本質。使之確足福民而不損民。民之於國。斯爲甘心之愛。不爲違情之愛。一面宜自覺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勿謂所逢情勢。絕無可爲。樂利之境。陳於吾前。苟有爲者。當能立致。惟奮其精誠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倘謂河清已嘆無期。風雲又復捲地。人壽百年。斯何可望。則愚聞之。

國之存亡。其於吾人亦猶身之生死。日人中江兆民。股年罹惡疾不治。醫言一年有半且死。兆民曰。一命之脩。短事有定限。若以爲短。則百年猶旦夕耳。若以爲脩。則此一年有半亦足爲余壽命之豐年矣。遂力疾著書。不稍倦。愚今舉此。或且嗤爲擬於不倫。但哲士言行。發人深省。吾國今日所中之疾。是否果不可爲。尙屬疑問。即真不可爲。猶有兆民之一年有半。爲吾民最終奮鬥之期所敢斷言。吾民果能識兆民精勵不懈之意。利此餘年。盡我天職。前途當發曙光。導吾民於光華邦治之運。庸得以目前國步之崎嶇。猥自沮喪哉。

近者中日交涉。喪權甚鉅。國人憤激。隨汗奔呼。湘中少年。至有相率自裁者。愛國之誠。至於不顧身命。其志亦良可敬。其行則至可閔。而亦大足戒也。國中分子。昏夢罔覺者。去其泰半。其餘喪心潰氣者。又泰半。聰穎優秀者。悉數且甚寥寥。國或不亡。命脈所繫。即在於是。而今或以精神。或以軀幹。紛紛以嚮自殺之途。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國真萬萬無救矣。然則國家之亡。非人亡我。我自亡之。亡國之罪。無與於人。我自尸之。少年銳志。而亦若此。是亡國之少年。非與國之少年也。夫自殺之舉。非出於精神喪失之徒。即出於薄志弱行之輩。日本少年。一透艱窘。祇有投華嚴之灑之本領。哲人每以是薄之。今吾少年。亦欲以湘水之波。擬彼華嚴之灑。人其又爾我何也。且時日寤喪。國恥難忘。充吾人之新膽精神。遲早當求一雪。即懷必死之志。亦當忍死須臾。以待橫刀躍馬。效命疆場。則男兒之死。爲不虛死。不此之圖。一朝之忿。遽效匹夫匹婦之。自經溝瀆。是人。不戰而已。屈我於無形。曹社之鬼。嘻嘻笑於其側矣。是皆於自覺之義。有未明也。往歲愚居京師。暗殺自殺之風。并熾於時。乃因蔣某自統之事。作原殺一文以論之。茲復摘錄其一節。自教何由起乎。宇宙萬象。影響於人類精神之變化。

者。至極複雜。渺不知其主因何在也。卽如蔣君自殺一端。就蔣個人觀之。則出於一時憤激。就其憤激之原因考之。則又原於校事棘手。其影響及於一人。其原因基於一事。其憤激起於一時。若作社會見象觀之。則蔣君自殺之見象。實爲無量之他種社會見象促動之結果。模倣激昂。厭倦絕望。皆其造因。藉此種種之心理見象。而緣於一事。發於一朝。其所由來者漸。其所蘊蓄者素。而所以激發此心理見象者。實以有罪惡之社會見象爲其對象也。人類行爲。有不識不知而從其途轍者。謂之模倣。是乃社會力之一種。今人輕生好殺。相習成風。自清季已然。陳星臺楊篤生諸先輩。均以愛國熱誠。憤極蹈海而死。自殺之風。遂昌於國。而接其踵者。時有所聞。則模倣之力也。鄙陳之夫。有自裁者。其家人或相繼出此。至有以同一方法行於同一場所者。庸俗不察。指爲冤魂作祟。抑知此亦模倣之故。然發見此類事實之家庭。其隱痛必有難言者矣。復次社會不平。鬱之既久。往往激起人心之激昂。光復以還。人心世道。江河日下。政治紛紊。世途險詐。廉恥喪盡。賄賂公行。士不知學。官不守職。強凌弱。衆暴寡。天地閉。賢人隱。君子道消。小人道。滯神州四千餘年社會之黑闇。未有甚於此時者。人心由不平而激昂。由激昂而輕生。而自殺。社會見象。激之使然。烏足怪者。夫世之衰也。政俗不良。人懷厭倦之思。忠賢放逐。歸隱林泉。其極乃至厭棄人世。仁自裁者有之。在昔暴秦肆虐。仲連蹈海。荆楚不綱。靈均投江。一瞑不顧。千古同悲。而清潔之流。不爲世容。相率黃冠草屨。歌哭空山者。徵諸史冊。又未可以僕指數。則厭倦濁世。寧蹈東海而死。古今蓋有同茲感慨者矣。抑自殺亦爲絕望之結果也。自古忠臣殉國。烈婦殉夫。臨危盡節。芳烈千秋。此其忠肝義膽。固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然人見忠臣之殉國也難。而忠臣之所以殉其國也。

不難。人見烈婦之殉夫也難。而烈婦之所以死其夫也不難。蓋忠臣烈婦之所望於其國其夫者。至懇且厚。既舉其學生之希望。寄於其國其夫。一旦國危夫死。天長地久。綿綿無盡。更安可望者。則殉之以出自裁。其於精神實覺死而愉快。有甚於生而痛苦者焉。滿清末造。吾人猶有光復之希望。共和之希望。故雖內虐外侵。壓迫橫來。而以有前途一線之望。不肯遽灰其志。卒忍受其痛苦。今理想中之光復佳運。希望中之共和幸福。不惟豪末無聞。政俗且愈趨愈下。日即卑污。傷心之士。安有不痛憤欲絕。萬念俱灰。以求一甌。絕聞觀於此。萬惡之世也。嗚呼。社會鬱塞。人心憤慨。至於此極。仁者於此。猶不謀所以救濟之方。世變愈急。人生苦痛。且隨之益增。而生活艱窘。饑寒更相困迫。佛說天堂。而天堂無路。耶說天國。而天國無門。萬象森羅。但有解脫之一路。卽自殺是。哀哀禹域。行見其民之相殺自殺以終也。然則求之荒渺。索之幽玄。毋事各自懺悔。孰濯罪惡。建天堂天國於人世。化荆棘爲坦途。救世教人。且以自救。茫茫來紀。庶尙有生人之趣乎。

由斯以談。自殺之象。其發也雖由一時一事之激動。而究其原。則因果複雜。其醞釀鬱積者。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欲遏之。惟望政治及社會各宜痛自懺悔。而在個人。則對之不可蔽於物象。猥爲失望。致喪厥本能。此卽自覺之機。亦卽天堂天國之胚種也。尤有進者。文學爲物。感人至深。俄人困於虐政之下。鬱不得伸。一二文士。悲憤滿腔。訴翻無所發。爲文章。以詭幻之筆。寫死之趣。頗足誘人靈魄。中學少年。智力單純。輒爲所感。因而自殺者日衆。文學本質。固在寫現代生活之思想。社會黑暗。文學自畸於悲哀。斯何與於作者。然社會之樂有文人。爲其以先覺之明覺醒斯世也。方今政象陰霾。風俗卑下。羣世滔滔。沈溺於罪惡之中。而不自知。天地爲

之晦冥。衆生爲之厭倦。設無文人。應時而出。奮生花之筆。搗木鐸之聲。人心來復之幾久塞。懺悔之念。更何由發。將與禽獸爲侶。暴掠強食。以自滅也。若乃耽於厭世之思。哀感之文。悲人人心骨。不惟不能喚人於罪惡之迷夢。適以益其愁哀。驅聰悟之才。悲憤以戕厥生。斯又當代作者之責。不可不慎也。偶有根觸。拉雜書之。運以述感。不復成文。惟足下進而教之。餘不自。李大劍白。

答黃君遠庸

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辱書曲賜獎進。如釗凡鶩。何以克當。至假藉鄙狀。以形左右之搢謙。讀之尤爲慚惡。曩見北京亞細亞報。載左右所爲一文。其時釗正草帝政駁義。將雜取所已表見之鼓吹文字。擇其可駁者而駁之。以左右縱橫論壇。久已主持風會。懼聞之者相與唱和而表裏也。則漫錄數節。以入吾文。藉資商榷。初未計及作者處境之如何窘。設心之如何苦也。如此輕薄爲文。本是書生惡病。而釗尤甚。年來執筆。類以此態施之時賢。甚至老宿若康梁。其文有所不可。亦不肯一毫讓。固不獨於左右爲然也。邇者吳君柳隅馳函詰責。有不應不察內地言論家境遇之不同。尤不應昧於前後時勢之有所異。若以此類預籠統之調。妄加攻詰。則後禍將不可言。一語一針。令人媿汗迸發。今讀左右『哀悔

憤慨」之書。詞情隨激。雖有不同。尤使讀者。類首至臆。不知所爲矣。願左右勿復言此。十年以來。釗去國之日。十居七八。國中賢者。頗少瞻依。至若左右。雖乏久要不忘之誼。而平昔聞之於友朋。證之於論著。稔知於梁君所謂。操行可信者。斷乎無違。憶在京師。相遇於佛蘇處。左右於鄙著多篇。未暇評駁。而惟稱獨立週報與某君言黨事爲梁任公辯護一書。謂有此文。他文皆可不作。末俗澆漓。惟此足以醫之云云。是釗無他長。唯天性不甚薄。左右亦既知之。今又何至親君子之過。而妄施小人之腹哉。願左右勿復疑之。夫人心有其公。同物性有其通。質吾輩讀書明理之士。苟猶不知所以發揚公同。貫融通質之道。則於斯世。更將何之。當帝政之議未興。釗與友人聚議。逆料興時必且一空全國之清流人士。而苟賈之。由今觀之。乃知未確。大凡其人之行止。以爲有關係。不可不審慎者。今皆無負天下人之觀望。左右云。『本質固存』。信然。信然而今而後。可從容上於『發現優點』之途矣。願左右勉之。辛亥以來。有爲之士。未明異同。離合之術。自鑿其可同之基。而強萬不可同者。以爲同。以致國事敗壞。迄於此日。今既共明其所以然矣。則組織可同者之大同盟。以清國蠶正吾輩所有事也。此意前已函告柳

隅頗以爲知言。賢如左右。茲責又豈可卸。昔侯朝宗與人書。謂人之所以自立者兩種。非有所建。暨則有所捐捨而已。左右稽滯京師。聲華甚茂。今決然「遁出」。可謂能捐捨者。若夫建暨。僅止於「努力求學。專求自立爲人之道」。已乎。則猶未也。在昔文化未開。舍官無業。世不我用。雖才亦廢。則獨善其身以求自了。猶可以言。今者有才以自用爲期。民權非奮鬪不得而乃稍逢。非議輒思引避。將何以識艱貞於板蕩。別宏毅於斗筭。故壯游北美。事固可嘉。唯在今茲。恐猶未當。願左右且復思之。提倡新文學。自是根本救濟之法。然必其國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線下。而後有社會之事。可言文藝其一端也。歐洲文事之興。無不與政事並進。古初大地雲擾。梟雄竊發。躑躅喪舍。僂辱儒冠。幸其時政與教離。教能獨立。而文人藝士。往依教宗。大院宏祠。變爲學圃。歐洲古文學之。不亡。蓋食宗教之賜多也。而我胡望者。以知非明。政事使與民間事業相容。卽莎士比翼。俄復生。亦將莫奏其技矣。質之宏達。以爲何如。聊佈腹心。依依不盡。

記者足下。往者數相遇於京師。稱慕明德。邇環不已。自讀甲寅。佩恨交集。佩者以今日號稱以言論救世者。惟足下能副其實。恨者如遠之徒。乃亦列身言論之界。以點辱公等耳。每與同人論議。以爲今之作。當推足下。

非惟名理通論足以抉發隱微。生人哀感。卽其文體組織。符於論理。亦足爲一大改革家。去歲以漸生來書。遠因作覆之便。表示傾仰。置書於案。竟未發郵。蓋比年以來。如吾儕者。大半皆荒懶沉廢。坐待委化。飲食起居。都非得已。如此等事。亦荒懶之一端而已。望遠漸生。恕其無狀。鄙人踴跡京塵。墮落遠於極地。卒以圖窮乞見。今亦不能不遁出於此咫尺之外。現卜居於滬。擬二三月已後。赴美遊歷。期以恢復人類之價值於一二。蓋世事都無可談。卽有所陳。猶之南北極人之相去而乃。王道寒暄。究其相去之度。若何。此兩極人。皆不能自喻。故費辭。耗時。甚無謂也。大作如林。遠雖不能盡憶。然尙異一論。最所傾倒。以爲改革之初。雙方之人。互持此義。何有今日。雙方之人。初自以爲政見互異。而不知在一國中。僅此一羣。足名優秀。此而不能合。則與其他云云者。豈有合理足下某著論。國人各有優劣之點。今以政象。乃令一切之人。發現其劣點。而不能發現其優點。竊謂優點。雖未發現。而其本質固存。特未經化學變化之作用。今有一羣質點迥異。則其爲合。豈不愈難。今所見同人。皆將其劣點發揮。至於極地。然其本質固可同也。遠本無術學。滯腐士流。雖自問生平。並無表見。然卽其奔隨士夫之後。雷同而附和。所作種種政談。至今無一不爲懺悔材料。蓋由見事未明。修省未到。輕談大事。自命不凡。亡國罪人。亦不能不自居一分也。此後將努力求學。專求自立爲人之道。如足下之所謂。存其在我者。卽得爲末等人。亦勝於今之所謂一等脚色矣。愚見以爲。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處說起。洪範九疇。亦只能明夷待訪。果爾。則其選事立詞。當與尋常批評家。專就見象爲言者有別。至根本救濟。遠意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猛省。而其要義。須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須以淺近。

文藝。普通四周。史家以文藝復興。爲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當能語其消息盈虛之理也。然如足下。今茲所爲。覺世曉民。其於國民本分。亦已盡矣。一兩月後。當以渡美過日。未審其時能否賜見。一通誠悃。傾慕之誠。於今始得一吐。後此方廣續。欲有以求教於足下。惟遠厭絕聲影。此函所陳。可爲足下道。難與俗人言也。黃遠庸白。

記者足下。前書剛發。得讀九號甲寅。足下於遠之隨俗苟且之不通文字。乃更賜以駁斥。足下之所以待遠者。厚矣。遠今且未能明言。必須作此一篇不通文字之故。惟卽原文論。有數要點。宜告足下。(一)劈頭卽明言此事在法律上不得討論。(二)結尾謂以外國博士涉論及之之故。引起國人注意。亦不爲無益之事。(三)雜引南海之言。指斥專制一切皆蔽。隱主諷諫。(四)雖引波氏之說。而不引如足下所引下文者。非遠不省。蓋欲求彼中人自悟。總之此作出於不得已。而主旨尙未過於沒却良心。然遠因此大受苦痛。乃至不能不鬪鬪。見如前函所稱。運出於咫尺之外者。此誠無一取之價值。而欲求大雅之恕其無狀。而哀其遇者也。貴誌所登梁君臨一書。尙誤會遠來滬主持某報。此實遠未離京以前態度。不能十分明瞭。有以致之。然梁君與遠僅一而之交。既已有此過信。而猶不薄遠爲不足教。乃以操行可信。及別有政治見解見譽。足見今日海內尙有此等仁人君子。特恨如遠之徒。修名不立。遂令忠厚者亦不能無疑耳。然遠雖愚妄。亦何敢以今日政象尙有贊同。或爲其他作用之餘地哉。來此幸已脫離一切。此後當一意做人。以求懺悔居京數年墮落之罪。然遠與上海亞細亞報實無一日之關係。且其脫離。在此報未出版前。絕非僞於隱瞞。而後有此首尾兩端之舉。此則敢以人格爲證。求見諒於海內之仁人君子者也。哀悔憤慨。不可盡言。黃遠庸白。